

閩南語入字頭（日母）的音變潮流*

洪惟仁

閩南語的〈入〉字頭約相當於中古〈日〉母¹，這個聲類在閩南漳泉地區主要有兩種變體 j-，l-，其分界線略與漳泉方言境界競合。漳泉腔閩南語由唐山過台灣之後，先是漳音的 j- 佔優勢，另外 g- 變體也在鶴佬客分佈區崛起。然而社會方言學調查卻證明，l- 已經成為台灣閩南語音變的新趨勢。不論閩南或台灣，泉音的 l- 都表現了強大的競爭力，顯然「入歸柳」已經是閩南語的音變「潮流」。本文目的在解明〈入〉字頭的分化、競爭與融合的過程，並以原鄉的「人口效應」、語音的「有標性效應」、音韻的「結構完整性效應」、客語「底層效應」、語言「接觸效應」來解釋「入歸柳」和「入歸語」產生的動機以及各種變體互相競爭或融合的機制。

關鍵詞：閩南語方言、入字頭、日母、入歸柳、音變、潮流、原鄉人口效應、語音有標性效應、音韻結構完整性效應、客語接觸效應

1. 前言

1.1 閩南語的擴散、分化與融合

閩南語是南方漢語最具擴張性的語種。由發祥地的閩南及粵東（潮汕），向四方擴散，往東到台灣，往北到浙南、贛東，往西從汕頭、汕尾、惠州，到雷州、海南，往南到南洋各國，大部分擴散到周邊，而其中最大的擴散地是台灣。這個語言一面擴散，一面分化，同時方言間之間發生融合，與其他語言接觸時也可能受到影響。其間的擴散、分化、競爭、融合所展現的過程、機制與潮流，是語言學史研究上極有興味的課題。

閩南語是台灣使用人口最多的語言。台灣以閩南話為母語的人口約佔七成，人口約

-
- 本研究長期接受國家科學委員會的補助才能完成，謹此致謝。又本文初稿以「閩南語方言的分化、競爭與融合：以入字頭（日母）為例」為題於 2012, 09/16-19 在寧夏銀川北方民族大學所舉辦的「第三屆海外漢語方言國際會議」宣讀。發表時接受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指正與指教，謹此致謝。

¹ 閩南語聲韻學上所說的〈入〉字頭以中古〈日〉紐為主體，但漳、泉、台灣等核心閩南語的〈入〉字頭比〈日〉紐涵字更多，還包括喻母和部分的精系字或章系字。閩南語邊緣方言的〈入〉字頭涵字可能只限於〈日〉紐，如大田縣桃源話「字」仍唸成 tsi₃₁。

1600 萬，通曉台灣閩南語的人口估計至少佔九成，人口兩千萬以上，比起原鄉的漳州、泉州、廈門三市的總人口還多²。如果把「台灣話」當成閩南語的一種方言，則「台灣話」是所有閩南語人口最多，分佈區最大，人口最集中的方言。

閩南語向外擴散時，通常會受到周邊語言的影響而產生分化，但閩南語在台灣是絕對的強勢，不是離心的分化，而是向心的融合。台灣話雖然有偏漳、偏泉之分，但漳泉融合的結果，內部方言相當一致，基本上保存了漳泉閩南語的核心成分，所展現的音變潮流也和閩南地區合轍。

台灣閩南語混合漳、泉方言的情形和廈門差不多。雖然說是混合，但不是機械的混合，而是有機的融合，也就是說，台灣話的漳泉融合有一定的機制。

現代台灣話是怎麼形成的？漳泉方言融合產生的台灣話，針對不同的方言變體如何取舍？又那些變體是台灣創新的變化，為甚麼會變？這些是方言接觸理論上、地理方言學上及社會方言學上，乃至歷史語言學、語言史研究上極可關心的問題。

1.2 閩南語聲母的方言變異

1.2.1 閩南語的聲母系統

傳統閩南語聲韻學把聲母叫做「字頭」(jī-thâu)。因為閩南語有 15 個「字頭」，謂之「十五音」(sip-ngóo-im)，因此閩南語傳統韻書通稱為「十五音」韻書。不論漳州的《雅俗通十五音》或泉州的《彙音妙悟》都確實有「十五字頭」。

閩南語的聲母系統如下表所示：

【表 1】閩南語的聲母（字頭）系統

邊 p-	波 ph-	文 m-	/b-
地 t-	他 th-	柳 n-	/l-
貞 ts-	出 tsh-	時 s-	入 j-
求 k-	去 kh-	語 ng-	/g-
英	喜 h-		

上表中音符（羅馬字標示）共有 18 個（含無聲母 1 個），但字頭（漢字標示）只有

² 依照《福建省地圖冊》（2009），閩南地區的廈門市人口 173.67 萬，漳州市 468.5 萬，泉州市 677.73 萬，總計三市人口 1319.9 萬。依照中華民國內政部統計，同年 12 月台灣人口 2311.9772 萬人，比閩南三市人口多了將近一千萬。又依照行政院客委會的調查（楊文山 2008）單一認定為閩南人者 69.2%，以此推估閩南族群人口應有 1599.888 人，將近 1600 萬，為閩南三市總人口的 1.2 倍強。廈門市外來人口已經超過一半，會說廈門話的不多，由此看來，台灣會說閩南語的比閩南地區多得多。

15 個。文、柳、語三個字頭各包含一組濁塞音和一組鼻音，兩組音具有互補分佈關係，根據韻腹是否有鼻音決定濁音聲母是否帶鼻音，因此 m- / b-、n- / l- 或 ng- / g- 各為同位音關係。傳統閩南語音韻學家根據其母語人的語感，把這兩組聲母歸納為一種「字頭」，故稱「十五音」。但西方傳教士及現代音韻學家，通常根據其表面音值設計了 18 個聲母（含零聲母）。這些差異屬於音符設計上的差異，不是音位系統的差異。

1.2.2 現代閩南語聲母的主要方言變異

漳泉方言的老派聲母「十五音」俱全，但現代閩南語內部方言發生了三種音變，因而產生了不同類型的聲母混同。如：

1) 「入歸柳」現象：指〈入〉字頭 (j-[dz/z]) 混同於〈柳〉字頭 (l-[d-/l-])³ 的音變，發生在泉州系方言，故 l- 變體本文歸類為「新泉音」，但這個音不止分佈於泉州，龍岩、大田、廈門都已經變成 l-；莆田甚至更進一步「柳歸地」l- 清化為 t-⁴。

2) 「入歸語」現象：指〈入〉字頭 (j-) 混同於〈語〉字頭 (g-) 的音變，這個現象在台灣多發生在「鶴佬客」(Hók-ló-kheh)⁵ 的分佈區及其周邊。但這個現象只發生在開口韻，不發生在合口韻，譬如「字」字（普通腔唸 jī）唸 gī，但「熱」仍然念 juáh 或 luáh。因為「鶴佬客」多半是漳州客，因此 g- 變體多半發生在漳腔區，故閩南語方言學上謂之「新漳音」。

3) 「出歸時」現象：指〈出〉字頭 (tsh-) 混同於〈柳〉字頭 (s-) 的音變，發生在漳州漳浦方言的大部分鄉鎮及泉州惠安縣濱海地帶的崇武、小岞等地，台灣只分佈於關廟方言群島（在台南、高雄交界地帶）。

上述兩個字頭發生了三種音變。如果一個方言的一個字頭發生混同音變，就變成「十四音」；如果兩個字頭都發生混同音變，就只剩「十三音」了。

有關〈出〉字頭的變異筆者已在〈關廟方言群島「出歸時」現象的漸層分佈：漳泉方言的競爭與重整〉（洪惟仁與簡秀梅，2012）一文中詳細分析過了。本文討論「入歸柳」及「入歸語」兩種音變現象及其在台灣競爭的過程與融合的機制。

³ 請注意閩南語的三個濁音 b, l, g 音符中，l 是邊音符號，不過其音值則是 [d-/l-]，音韻地位應該是 /d/。閩南語〈柳〉字頭羅馬字寫成 l-，實際上它是接觸很鬆軟的塞音 [d]（音值上很像邊音 [l]，其實還是塞音），只有在低元音 -a 前面才會唸成 l-。從音值上以及音系上看來，〈柳〉字頭應該歸入塞音系列，寫成 /d-/。寫成 l- 是教會羅馬字的傳統，學術界沿襲了這個傳統。

⁴ 閩南語的濁音是古鼻音去鼻化的音變結果（閩南語的濁音和古全濁音無關，古全濁音在閩南語已經清化了），莆仙方言在這個基礎上又把普通閩南語的濁音變成清音，l- → t- 是「清化」音變的一部分現象。雖然許多文獻把莆田話從閩南語分出來，由系統上來看莆田方言應系屬於「閩南語」。這個「大閩南語」也許可以稱為「南閩語」(South Min)，但本文仍稱為「閩南語」。

⁵ 「鶴佬」是客家對閩南人的稱呼，客語音 Hók-ló，閩南語音 Hók-ló。「鶴佬客」意指被閩南語同化，不會說客語的客家人。

2. 〈入〉字頭變體的分佈

本節討論〈入〉字頭各種變體的分佈，包括地理方言分佈與社會方言分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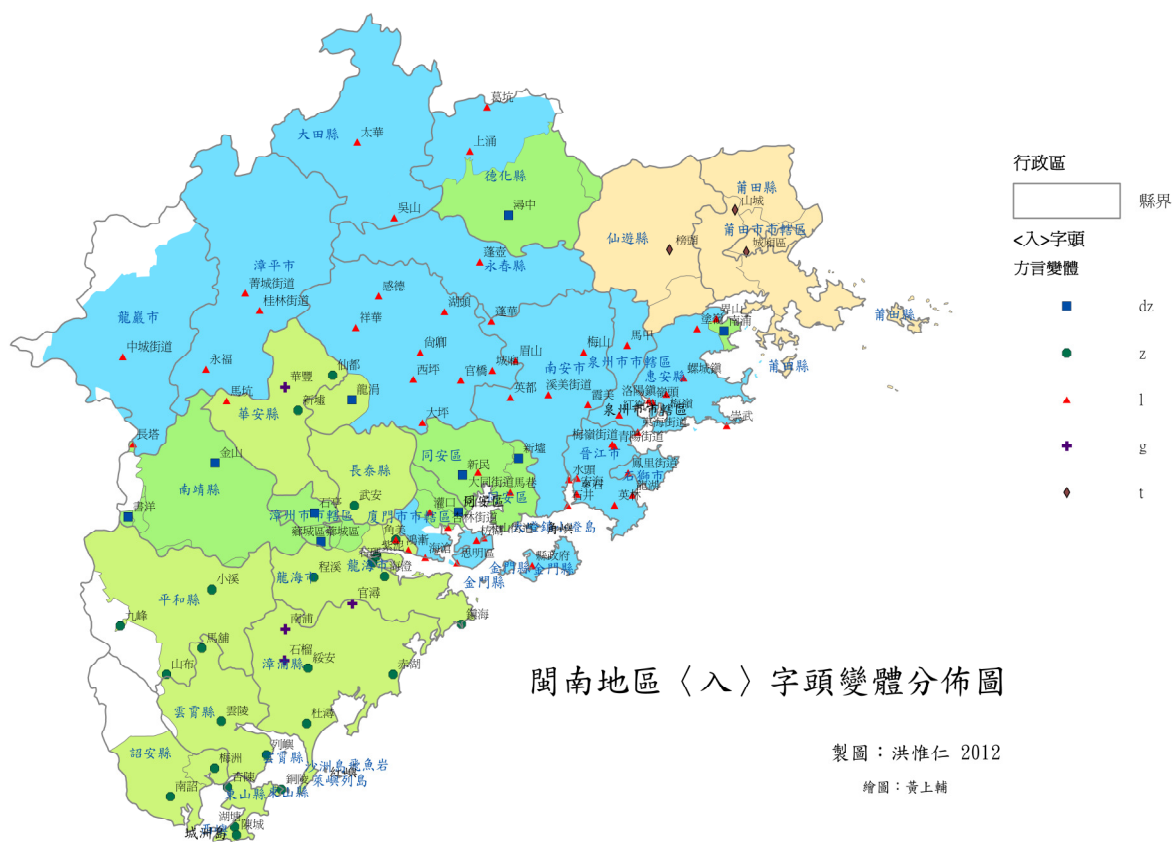
2.1 地理方言學的考察

閩南語〈入〉字頭的變異除了保存傳統 j-音讀之外，衍生出三種新的變體：

1) l-或 t-：「入歸柳」的音變結果衍生了 l-變體，分佈在今泉州市、龍岩市、三明市大田縣；莆田進一步清化 (l-[d-]→t-)，再衍生一個新變體 t-。只分佈在莆田市。

2) g-：「入歸語」音變現象 (j→g-) 零星分佈於閩南漳浦、華安。台灣漳腔方言區的 g-變體多半跟「鶴佬客」有關。

以上共 4 個變體，t-只出現在莆仙方言，g-只有在漳州有零星的分佈，因此真正的競爭者只有 j-和 l-兩種變體。先比較下面兩張地圖，看看各種變體的分佈。閩南地區的方言分佈如下圖所示：



【地圖 1】閩南地區〈入〉字頭變體分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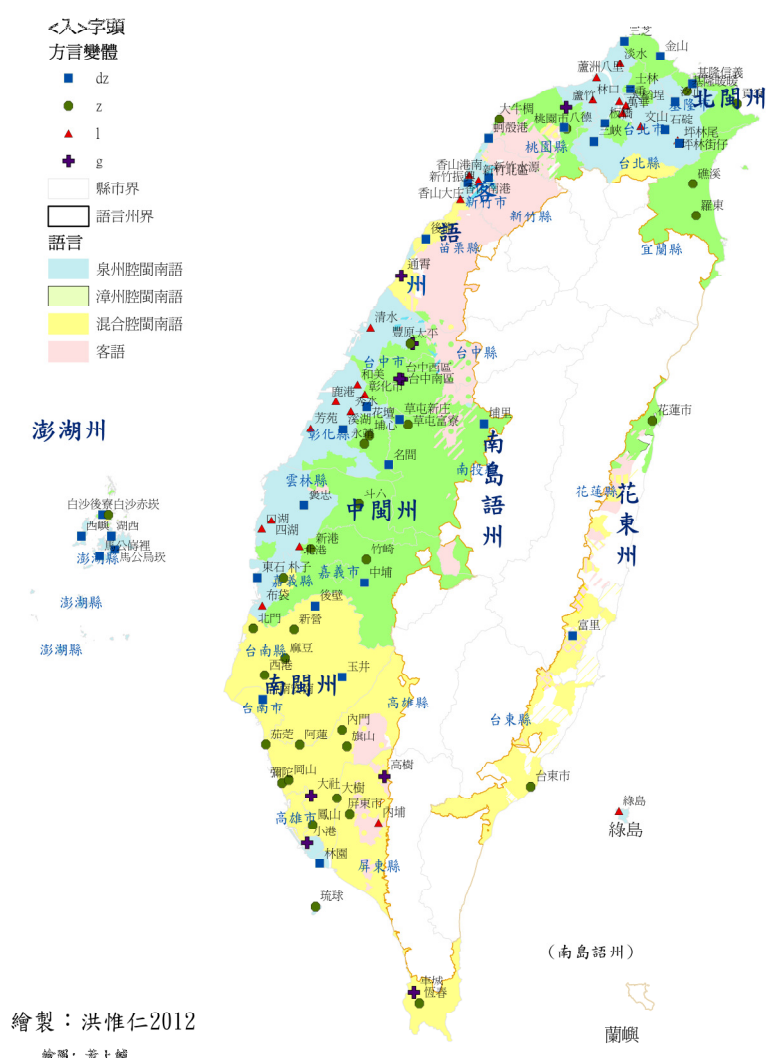
【地圖 1】顯示漳州大部分堅守著 j-變體，並且大部分方言的音值都是[z]，但 l-變

體顯示極大的擴張力，分佈於舊泉州府除同安、德化以及惠安南埔以外的大部分地區，并向北延伸到三明市的大田，向西延伸到龍岩市，向南延伸到金門、廈門，並向西侵入舊漳州府的海滄地帶，直達今龍海縣角美鎮。莆田的 t 既然是由 l-清化（柳歸地）而來，也可以歸納到「入歸柳」的 l-類範疇。由此可見，l-變體不但分佈在整個泉腔區的核心地帶，甚至擴散到所有周邊方言。

從閩南地區方言地理分佈的大格局來看，l-變體的地盤有向西包抄 j- 的趨勢。但在泉腔區周邊有少數的 j-[dz] 變體分佈。泉州方言區周邊，如廈門市同安的大部分地區，泉州市的德化縣，永春市山區，以及惠安的南埔都唸成 j-。就泉腔方言而言，l- 變體的分佈區是被 j-[dz/z] 包圍著，這個分佈狀態暗示著 l- 可能是新插入的變體。

【地圖 2】顯示大部分地區都唸 j-，只有部分泉腔區（藍色塊）方言唸成 l。

臺灣地區閩南語區〈入〉字頭變體分佈圖



【地圖 2】台灣地區〈入〉字頭變體分佈圖

資料來源：洪惟仁根據 1990 年代針對台灣戰前出生的老年層發音人的調查紀錄繪製

由上圖可見，j-不但分佈於漳腔區（青色塊）、混合腔區（黃色塊），也分佈於部分老泉腔區和同安腔區。如北閩州台北盆地南舷地帶，中閩州彰化縣的溪湖、雲林的褒忠泉山腔區；澎湖州同安腔區。（有關台灣的方言區劃及其名稱，詳參拙著〈台灣的語種分佈與分區〉（洪惟仁 2013））

比較上面兩張地圖可見，現在的閩南泉腔區普遍唸成 l-，而台灣的泉山腔卻普遍保存 j-，可見台灣的泉腔比閩南保守。我們因此推測閩南泉山區移民唐山過台灣的時候，l-變體還沒有擴散到閩南的泉山腔地帶。（詳參本文第 3 節的分析）

台灣南部屬於混合腔區，混合腔區是漳州人、泉州人混居之地，可以想像這個地區曾經發生過 j-變體和 l-變體的競爭。值得關心的是競爭的結果變成什麼呢？【地圖 2】顯示，混合區內 j-變體勝出，成為混合區的優勢變體。整個台灣，j-的分佈區比 l-廣闊，我們認為這是受到過去數百年 j-變體使用人口較多的關係，也就是受到「原鄉人口效應」的制約。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在閩南原鄉〈入〉字頭的音值，泉腔普遍的採用[dz]，漳州大部分採用[z]，間採[dz]。台灣基本上也是這樣的分佈格局，值得注意的是南閩州普遍採用[z]音值，[dz]只是零星分佈。漳泉音值上的差異可能是「入歸柳」由泉州開始擴散的原因。（詳參本文 3.2 節的討論）

至於「入歸語」音變衍生的 g-變體，在閩南語地區只有零星的分布，但在台灣則分佈在鶴佬客集中的豐原、溪口等地區（詳參本文 3.2 節的討論），因此我們判斷這是「客語底層效應」的關係（詳參本文 4 節的討論）。

2.2 社會方言學的考察

我們的地理方言學調查顯示，j-變體在整個台灣取得了優勢。如果這是人口競爭的結果，同樣的趨勢也應該反映在社會方言學的調查。可是本節的地理方言學調查卻顯示，l-變體有強烈的擴張勢頭。

洪惟仁（2003）的社會方言調查針對偏漳腔和偏泉腔分別觀察其進行中的變化。這個資料篩選自 1999-2002 年所調查屬於老漳區、老泉區共 12 個方言點的語料：

【表 2】本研究社會方言調查的方言及其方言屬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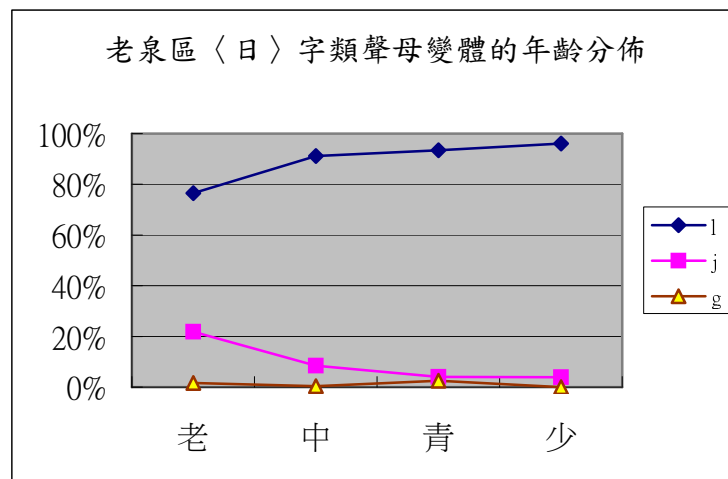
老漳方言	基隆市，桃園縣桃園市、大溪鄉、觀音鄉草漯村、新屋鄉大牛欄村、宜蘭縣礁溪鄉等 6 個方言點
老泉方言	台北縣汐止市，桃園縣新屋鄉蚵間村，新竹市區，台中縣清水鎮，彰化縣鹿港鎮，雲林縣麥寮鄉等 6 個方言點

所謂「老漳方言」或「老泉方言」是比較保守的方言點，比如老漳方言的老年層保存了典型的漳腔方言〈禪〉字母的字如「酸」、「飯」還唸成-uī 韻，〈入〉字頭唸成 j-；而老泉方言的老年層央元音韻母還保存央元音 i、ə 的韻讀，泉山腔甚至還保存雙音節韻母 in、æe 等，並且〈入〉字頭也保存 j-。

本研究的目的是比較老漳腔及老泉腔地區〈入〉字頭變體的社會分佈，觀察台灣閩南語音變的整體趨勢。這個比較研究有一個零假設，就是老派地理方言 j-變體的優勢地位，也應該反映在社會方言中。但調查結果否定了這個假設。

〈入〉字頭變體齊齒音和合口音有不同的音變速度，謂之「結構擴散」(詳參洪惟仁 2003)。以下只看齊齒呼〈日〉類聲母的社會方言。先看老泉區的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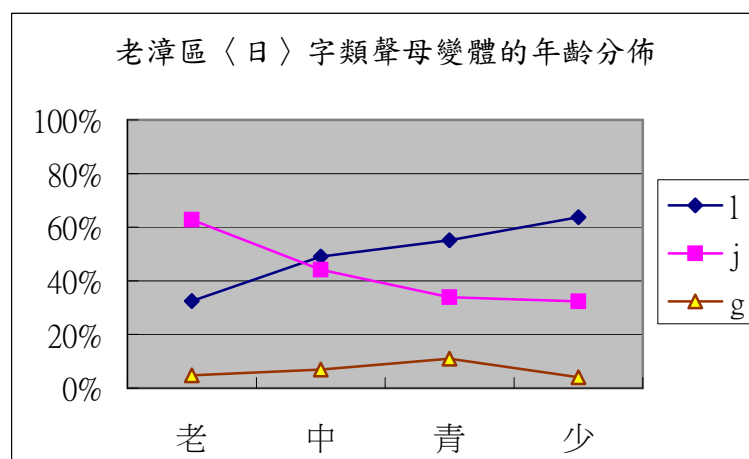
【圖 1】老泉區〈日〉類聲母變體的年齡分佈圖



老泉區的老年層有 76.5% 唸成 l-，而唸 l- 的比例隨著年齡逐年升高，到少年層已經升高到 96.1%，幾乎完成了「入歸柳」的音變了。

至於老漳區的調查結果，如下圖所示：

【圖 2】老漳區〈日〉類聲母變體的年齡分佈圖



上圖顯示，傳統變體 j- 在老年層的佔有率雖然接近三分之二 (62.8%)，但隨著年齡層的下落逐漸衰退，到少年層只剩下三分之一不到 (32.3%) 的佔有率；相對的，l- 變體在老年層雖然只佔不過三分之一 (32.4%) 的佔有率，但是隨著年齡層的下落逐漸上升，到少年層更達三分之二 (63.7%) 的佔有率，兩者的消長正好成了 X 狀交叉變化，

交叉點在中年層，也就是說，到了中年層 j-和 l-已經平分秋色，到了青少年，j-變體就節節敗退，趨於沒落。

由上可見，雖然老漳腔 j-變體極佔優勢，和地理方言分佈的優勢一致，可是在社會方言上卻顯現完全不同的局勢。無論漳泉，老變體 j-在年齡層的分佈都一路下滑，而新泉音 l-變體則都一路攀升，顯示著台灣的老泉區和老漳區平行地正在進行著「入歸柳」(j→l)的音變，而漳腔區急起直追泉腔區。

至於新漳音 g-變體的使用率微不足道，雖然在老漳區的中、青年層稍有起色，卻立即被新泉音 l-壓倒，完全沒有競爭力可言。

由兩個極端的方言區的社會方言調查數據可以看出，台灣閩南語不論漳泉，共同的趨勢是「入歸柳」。可以預測將來的台灣話聲母清單中，〈入〉字頭可能會消失，十五音變成十四音。

3. 〈入〉字頭的音變史

上面就〈入〉字頭變體的地理分佈和社會分佈現象做了描寫，比較遺憾的是地理方言兩岸都有調查資料，但社會方言即只有台灣，不過就我們所掌握的現象，已經可以進一步來進行閩南語〈入〉字頭的音變史的擬測了。

3.1 「入歸柳」音變的形成與發展

先來討論閩南語的大潮流「入歸柳」音變是怎麼形成的。

3.1.1 「入歸柳」音變的文獻紀錄

所有漳泉閩南語的早期韻書，包括泉州最早的韻書黃謙《彙音妙悟》(1800)、漳州最早的韻書謝秀嵐《雅俗通十五音》(1820)以及其他早期的文獻都一致記載著閩南語有十五個字頭(聲母)，〈入〉和〈柳〉、〈語〉分立。學者對於共同閩南語聲母的擬音也沒有什麼異見，大概和現代保存〈入〉字頭聲母的方言一致：〈入〉唸 j [dz/z]、〈柳〉唸 l、〈語〉唸 g。由此我們很有理由相信漳泉系共同閩南語具有〈入〉、〈柳〉、〈語〉三個分立的聲母。然則「入歸柳」的混同現象是何時開始被紀錄的呢？

雖然《彙音妙悟》〈入〉字頭和〈柳〉字頭是分立的兩個聲母，但是「入歸柳」音變已經出現端倪了。王建設等注意到「軟」、「閩」、「潤」等字「既可在“柳”母中找到，又可在“入”母中找到，這說明黃謙時代“柳”、“入”二母的界線并不分明。」(王建設、張甘荔 1994 (上):34)事實的發現是對的，但對於事實的解釋值得商榷。因為《彙音妙悟》全書中〈入〉字頭又見〈柳〉字頭的只有六個字，並且只出現在合口陽聲韻的兩個字母(韻母)，包括〈春〉(*-un)的「閩」、「潤」二字；〈川〉(*-uan)的「軟」字等。如洪惟仁(2003)所證明的合口陽聲韻是所有的〈入〉字頭字類中最能夠觸發 j→l 規律

運作的環境，最容易變成 l 的字類。《彙音妙悟》合口陽聲韻的〈入〉字頭聲母有條件地發生「又讀」只能證明這個方言開始進行「結構擴散」，並不能擴大解釋為 j 和 l 兩個聲母「分際不明」。

廈門在二十世紀初期以前還沒有出現「入歸柳」音變的紀錄。杜嘉德《廈英大辭典》(Douglas, 1873) 的〈附錄三〉首先記載了泉州的〈入〉字頭「唸得非常硬，甚至變成 l，或者非常接近」(Douglas, 1873:610)，但還沒有完全與〈柳〉合流。而廈門〈入〉j-與〈柳〉l-仍分立。此後長老教會出版了不少「廈門音」字典，包括台灣總督府出的所有閩南語辭典都是以有 j-聲母的廈門音做為閩南語的標準音。⁶

《台日大辭典》延續了教會所訂的標準，但小川尚義(1907:210)報導說廈門、漳州〈入〉字頭唸 z，但泉州、同安 dz 和 l 並存。

周辨明(1930)記載的廈門音 dz-和 l-是分立的，並且還說 dz-有一個鼻化的變體 nz- (即〈入〉字頭接鼻音韻核時所發的音)，那是一種鼻化塞擦音(按：據筆者了解，「耳」、「爾」等字唸成 jinn 應該只使用於文讀音，早期的廈門音字典多所記載)。

但是羅常培同時期做的調查報告《廈門音系》卻說他所調查的林先生「凡是[dz]聲母都變成[l]聲母，並沒有一個例外。」(羅常培 1931:8)這是首次明白指出廈門音發生「入歸柳」現象的紀錄。不過所謂廈門話指的是廈門市街的方言，不包括市外的鄉下方言，廈門是 1842 年中、英簽定南京條約闢為通商口岸之一才繁榮起來的，市區是五方雜處之地，漳泉方言混雜，羅常培調查的發音人可能正好是沒有〈入〉字頭的泉州人。

但半個世紀以後出版的《普通話閩南方言詞典》(廈門大學，1981)正式廢除了 j-，〈入〉字頭聲母全部標成 l。這標示著二十世紀末期廈門已經完成「入歸柳」音變了。

綜合上引文獻顯示《彙音妙悟》(1800)還清楚記載著 15 個字頭；廈門的「入歸柳」音變最早的文獻是羅常培(1931)。因此我們認為〈入〉字頭聲母最古老的唸法是 j-，「入歸柳」音變 1800 年代才擴散到南安，1930 年代才擴散到廈門。

3.1.2 「入歸柳」音變的地理擴散

根據文獻上的紀錄，我們只能斷定 1800 年南安已經發生了「入歸柳」音變的結構擴散現象，合口陽聲韻已經開始變了。但是到底「入歸柳」音變在地理上是由那裏開始

⁶ 基督教傳教士所編的及台灣總督府出版的辭典都有語言規範的編輯原則，通常是以〈入〉、〈柳〉分立的老廈門音為閩南語的標準音(norm)，因此其所記的音不一定反映當時方言的語音事實。王育德《台灣語常用語彙》(1957)在〈例言〉說：「本書的發音全部根據著者的故鄉台南市的發音。」根據我們的調查，台灣南部大部分〈入〉字頭唸 j[z/dz]，唯獨台南市區唸 l。照作者的編輯原則，他的字典以台南音為準，照理說應該沒有〈入〉字頭了，可是作者在該書的緒論〈台灣語概說〉中卻又說：「[dz]…的音泉州人和廈門人發 l 音，我也發 l 音，但[dz]相當於中古漢語的日母字，羅馬字化時以歷史拼音法保存下來較方便。」(王育德 1957:21)換言之，即使是標榜描寫語言學原則的語言學家所編的字典也不能不考慮語音規範問題，而以標準音取代方言變體。

我們認為辭書之類的歷史文獻往往為了實用上的語音規範或歷史保存的目的，把瀕臨消失或甚至已經消失的語音區別保存下來，因此它們所紀錄的方言往往是比較保守的，但辭書上的序文、附錄之類的說明比較能夠記載方言的事實；如果我們能夠旁徵博引，把許多的文獻紀錄排比下來，語言演變的過程，如上文所述〈入〉字頭聲母崩潰的軌跡歷歷可見。

擴散的呢？

由【地圖 2】可見，l-變體只分佈在泉腔區分佈區，主要是台灣本島的濱海地帶，台灣泉腔區內陸地帶有不少唸成 j-[dz] 的方言。到底這樣的分佈格局和泉州人原鄉有什麼關係嗎？非常幸運的，日治時代有一份相當詳細的祖籍調查資料《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臺灣總督府 1928），這個調查把泉州人的祖籍分為三邑、同安、安溪三類。調查結果繪製成彩色地圖（參見【地圖 3】「台灣漢人祖籍分佈圖」）。

對照【地圖 2】可以發現 l-變體分佈在台灣本島濱海地帶主要是三邑人的移民區，也有一些同安腔（台北淡水河口，彰化王功、芳苑）；j-變體分佈區是安溪人移民區，澎湖是同安人分佈區（白沙鄉主要是漳州人分佈區）。

對照於【地圖 1】，發現現在的泉州市〈入〉字頭除了德化縣之外全部唸成 l-了，為什麼台灣的泉腔區怎麼會有一大片地區唸成 j-[dz]？如果二、三百年前台灣移民初期所有泉州方言 j-已經唸成 l-，移民台灣之後又變回 j-，這是一種「回頭演變」。回頭演變不可能發生在自然音變，只有在方言接觸的情形下（詳參洪惟仁與簡秀梅 2012 的論證）才有可能發生。中閩州的老泉山腔夾在泉海腔和漳腔之間，漳泉方言接觸較多，還有這個可能；北閩州的泉腔區相當強勢，並且唸 j-的「安溪腔」方言分佈在閉塞的山區，漳泉方言之間缺少接觸，「回頭演變」不可想像。

至於澎湖更不可能受到漳腔影響。澎湖是個封閉的群島，澎湖的同安腔是澎湖州的優勢方言，調查顯示澎湖白沙鄉的漳州腔受到同安腔影響，沒有證據顯示澎湖同安腔受到漳州腔的影響（詳參洪惟仁 2013: 345），澎湖的 j-變體一定是存古形式，不可能是受到白沙漳腔的影響。

因此我們推斷台灣泉腔區的 j-變體是移民初期流傳至今，而不是漳州腔的影響而發生的回頭演變。我們根據「原鄉人口效應」的基本原則，認為現代台灣泉腔區 j-變體和 l-變體的分界線，基本上反映了移民初期閩南語 j-變體和 l-變體的方言分界。也就是說，只有三邑人才唸 l-，安溪人及同安人唸 j-。台灣本島的同安人唸 l-判斷是受到鄰居的三邑人影響才變的。理由是澎湖的同安腔及原鄉的同安腔（除金門）都唸 j-，台灣本島的同安人唸 l-肯定是後來的變化。

據此，我們論斷二、三百年前的閩南地區 l-變體的分佈範圍只限於三邑，安溪、同安都還唸 j-。但三邑包括南安、晉江及惠安三個縣，這三個縣的方言各不相同。是否可以再把三邑的範圍縮小呢？

如【地圖 2】所示，泉州方言區 l-變體被 j-變體包圍著，構成 a-b-a 的分佈狀態。根據「周邊分佈原則」，可以推斷 l- 是插入的新變體，並且歷史越早，分佈的範圍越小。這個推斷有文獻的證據，3.1.1 節已經證明最早的「入歸柳」音變的「結構擴散」現象出現在《彙音妙悟》（1800）。《彙音妙悟》的作者黃謙是泉州南安南部的水頭人，這證明至少在 200 年前，南安的〈入〉字頭還沒有發生「入歸柳」音變。

上文說台灣的地理方言學研究證明 l-變體的分佈只限於西部濱海地帶的「三邑」移民區，我們根據《彙音妙悟》的證據，又可以把南安排除在外，也就是只有晉江、惠安兩縣。這個論斷合乎我們的經驗，根據我們調查，台灣的晉江腔及惠安腔比較接近，但台灣的南安腔比較接近安溪腔（譬如彰化溪湖、雲林褒忠、台北林口的南安腔都同時保

存著-ere、-irn 兩個韻母，不過-irn 的音值接近[ən])，和安溪腔相同)；閩南地區的南安腔也和安溪比較接近，而和晉江以東的泉州話、晉江話差的較遠。

3.1.3 「入歸柳」擴散史的重建

由上述的論證可知，泉州人移民台灣時晉江、惠安已經是 l-變體的分佈區了，但是至少 1800 年以前，還沒有擴散到南安。因此我們擬測，兩百多年來，l-變體在台灣的擴散相當有限（只限於本島同安腔），但在閩南語地區，l-變體已經擴散到整個泉州的大部分地區，並向周邊方言擴散。

【地圖 4】是我們根據史料擬測的漳泉地區二百年以來〈入〉字頭變體擴散圖，如圖所示，閩南大部分地區還保存著 j-[dz]聲母（綠色區塊），l-變體侷限於晉江以東今泉州市區、晉江、石獅、惠安的大部分（藍色區塊）。



【地圖 4】漳泉地區二百年以來 l-變體擴散擬測圖

資料來源：洪惟仁 2012 年繪製

上圖只顯示漳泉地區，外緣閩南語莆田、大田、龍岩等方言暫時從略，一方面因為我們對這塊地區的演變文獻不足徵，一方面和台灣的閩南語分佈沒有直接關係。【地圖 4】符號所標示的方言點和【地圖 1】相同，是現代的變體分佈，色塊標示的是 200 年

前的分佈區。

由地理方言學的研究看來，l-變體的擴散源是泉州方言的「泉海區」，沿晉江向西部及北部的上游擴散。根據其分佈大勢，大田、龍岩也可能是泉州音擴散的結果。如果不是，便是平行演變，只是擴散的結果地盤相接，但從【地圖 4】所顯示的擴散方向來推斷，這個假設的可能性較低。

相對的，台灣地區 j-佔著壓倒性優勢，這是反映了二、三百年前的「原鄉人口效應」。雖然比起現代閩南地區 l-變體的擴張，台灣地區 l-變體的擴散相對保守（【地圖 2】）⁷。

可是如果「入歸柳」如果是閩南語的音變「潮流」(drift)，遲早 l-變體擴散是要發生在台灣。台灣的社會方言學調查顯示，至少 50 年前，l-變體開始發動攻擊，逐漸打敗了 j-變體和新興的 g-變體，可以說是急起直追，正反映了閩南語的音變「潮流」。

3.2 「入歸語」音變的形成與發展

「入歸語」音變是怎麼形成的？我們不妨做一個假設：受到客家話的影響。這個假設是根據有關客語和閩南語長期接觸下產生的互動現象，包括：

- 1) 客語大量吸收了閩南語的語言成分，尤其是詞彙的部分；
 - 2) 部分客家人，主要是福建客家、潮州客家改說閩南語，俗稱「鶴佬客」(Hòh-ló-kheh)。這些「鶴佬客」雖然已經不會說客家話，但他們的閩南語留下一些客語「底層」的詞彙或語言特徵；
 - 3) 閩南人因為和客家人接觸，特別是和鶴佬客接觸，受到客語語言特徵的傳播。
- 「入歸語」音變受到客語影響的假設即根據這種「底層效應」的理論，這個假設已經得到地理方言學和社會方言學研究的支持。以下引用幾個相關的研究：

3.2.1 台中鶴佬客地區的變異

台中縣豐原市是一個鶴佬客集中地。豐原在【地圖 3】被列入「潮州人區」範圍內，【地圖 5】顯示今豐原市的東部是廣東人優勢區，小川尚義的〈台灣言語分布圖〉(1907)還把豐原劃入客語區。豐原的客家人成分有多少已經不可考，可以斷定的是豐原是鶴佬客集中區，而其東部的石岡可以確定為客家人優勢區。

豐原現在是閩南語區，原居民的客家已經完全閩南語化，不會說客語了。那麼豐原的閩南語是否存留一些客語的底層成份或影響呢？

涂文欽(2007)針對豐原方言的〈入〉字頭變異進行了社會方言學的調查。調查對象包括勞動階級、白領階級，各分男、女，每一個類格(cell)調查 3 人，共調查 12 人。

⁷ 台灣雖然是個移民區，但有些變體比原鄉的閩南地區更存古，除了〈入〉字頭之外，泉腔方言的央元音有些保存得比閩南地區好，如《彙音妙悟》有一個〈雞〉字母(*-ere)，老泉腔大本營的南安、安溪、永春、德化已經變成-ue，泉山腔急速萎縮；但台灣的安溪腔(洪惟仁 2013 改稱「泉山腔」)至今仍然保存這個特色。台灣的「安溪腔」保存了某些原鄉已經喪失的古泉州音。這個事實證明台灣的泉州腔有時比現代泉州方言更保守，〈入〉字頭的保存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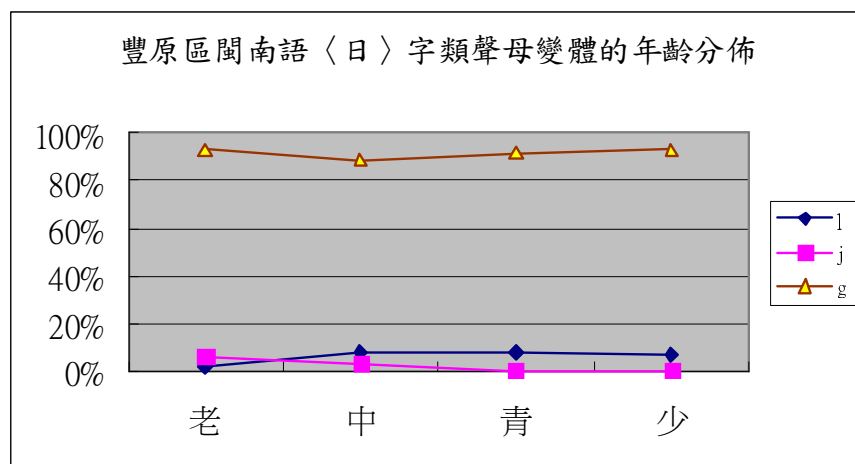
下表是齊齒呼非陽聲韻，即所謂「〈日〉字類聲母」的三種變體在四個年齡層的分佈：

【表 4】豐原市閩南語〈入〉字頭日字類聲母變體的年齡分佈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g	264	91.67%	67	93.05%	64	88.89%	66	91.67%	67	93.06%
l	18	6.25%	1	1.39%	6	8.33%	6	8.33%	5	6.94%
j	6	2.08%	4	5.56%	2	2.78%	0	0%	0	0%
合計	288	100%	72	100%	72	100%	72	100%	72	100%

根據上表的數據繪製的年齡分佈圖如下：

【圖 3】豐原區閩南語〈入〉字頭日字類聲母變體的年齡分佈



上圖顯示，g-變體在豐原地區各年齡層均有近九成的占有率，是絕對優勢的變體。j-變體在老年層還有 2.08%，隨著年齡下降而減少，到青少年就消失了；l-變體略有增加的趨勢，不過占有率在一成以下。

l-變體和 g-變體的消長曲線符合整個台灣的大趨勢。重點是，在這個鶴佬客集中區，g-變體具有絕對的優勢，這個現象和上述（2.2 節）老泉腔、老漳腔的社會方言分佈比較起來顯得特別突出。這個現象似乎顯示 g-變體的分佈和鶴佬客有很大的相關性。

客語對閩南語的影響不限於鶴佬客地區，客語區鄰近的閩南語也可能受到影響。我指導台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的學生尤思又（2008）針對屏東縣屏東市和九如鄉閩南語的〈入〉字頭音讀，進行了一個完整的社會方言學調查，其結果和豐原的調查極其接近。

屏東縣分佈著六堆客語群島，閩客之間互動頻繁，閩客語之間互相滲透是可以想見的事。屏東市和九如鄉又緊鄰著客家區的麟洛鄉和長治鄉，所以作者假設當地的閩南語可能受到客家 g-變體的擴散。調查發現，兩個方言的〈入〉字頭合口音幾乎完全變成 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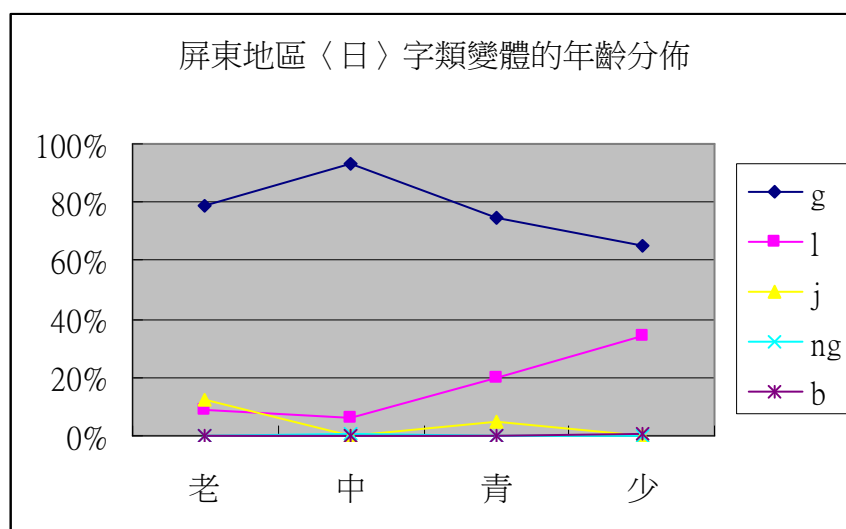
而齊齒韻 g-變體果然表現了極高的使用率，並且隨著不同的韻母發生了結構擴散。因為本文不討論結構擴散問題，以下只引用其齊齒韻〈入〉字頭的數據以便和其他的調查數據做比較。屏東市和九如鄉調查結果差不多，我們把兩個地方的〈日〉字類聲母（舒聲韻及促聲韻之聲母合併計算）的變體在年齡層的分佈值加總平均製表如下：

【表 5】屏東閩南語〈入〉字頭日字類聲母變體的年齡分佈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g	257	78%	65	79%	77	93%	63	75%	52	65%
l	56	17%	7	9%	5	6%	17	20%	27	34%
j	14	4%	10	12%	0	0%	4	5%	0	0%
ng	1	0%	0	0%	1	1%	0	0%	0	0%
b	1	0%	0	0%	0	0%	0	0%	1	1%
合計	329	100%	82	100%	83	100%	84	100%	80	100%

下圖是根據上表的數據繪製的年齡分佈圖：

【圖 4】屏東地區閩南語〈入〉字頭日字類聲母變體的年齡分佈



上圖顯示，g-變體在屏東地區平均 78%，是絕對優勢的變體。但高峰在中年，中年以下逐漸下降。由其他各變體的曲線可以了解，下降的部分被 l-變體吸收了，也就是說，青少年似乎感受到整個台灣 l-變體的流行潮流，紛紛靠攏。和豐原一樣，j-變體顯得非常低，中年以後幾近於 0%。此外也出現了極少數的異常變體 ng 和 b。ng-變體出現在「鱸魚」的「鞞」，唸成 ngiù，更清楚的暗示著跟客語的關係；b 出現在「入」，唸成 bik，這個音讀在別的方言也偶然可聞。另外是青年層有部分變成 g 之後，因為華語的影響，隨著其他〈語〉字頭 g 音的消失而脫落，這是另外的問題，本文就不列入計算了。

上面兩個調查只針對豐原和屏東的閩南語做了社會方言學的調查，顯示了和客語接觸的閩南語區，g-變體特別高，但並沒有和附近的客語區、漳腔區或泉腔區做具體的對照，無法突顯這些特色和客語的高度相關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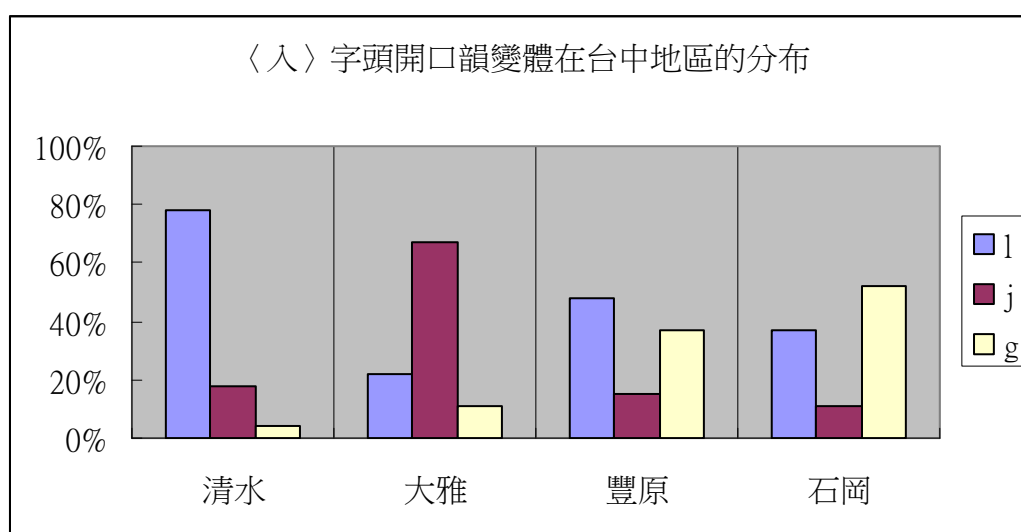
我指導台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的學生賴沛禎、洪媼媿、徐冬鳳、鍾旻娟、林晉銓等於 2007 年針對台中縣北部豐原附近 4 個方言點的〈入〉字頭字類幾個代表字的音讀進行調查。調查的字包括「字」、「二」、「入」（齊齒韻）及「熱」（合口韻）等，受訪者分老、中、青三個年齡層，地點自東而西，包括客語區的石岡、鶴佬客集中區的豐原、閩南語漳腔區的大雅、泉腔區的清水。四個地點代表著台中縣四個漢語方言類型（有關方言類型與地理分佈詳參洪惟仁 2013）。這個調查具有社會地理方言學的意義，類似「芯樣調查」。本文引用其有關地理方言學方面的調查資料，作為涂文欽（2007）社會方言學研究的補充。茲就開口字部分各年齡層的筆數加總，百分比平均統計如下表，以觀察〈入〉字頭變體在不同地區的分布：

【表 6】〈入〉字頭日字類聲母變體在台中地區的分布

	清水		大雅		豐原		石岡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l	21	78%	6	22%	13	48%	10	37%
j	5	18%	18	67%	4	15%	3	11%
g	1	4%	3	11%	10	37%	14	52%
合計	27	100%	27	100%	27	100%	27	100%

製成直條圖如下：

【圖 5】〈入〉字頭日字類聲母變體在台中的分佈



上圖清楚地顯示，泉音 l-在海邊的泉腔區清水一枝獨秀，漳音 j-在漳腔區大雅一枝

獨秀，表現了「原鄉人口效應」，合乎預期的結果。有趣的是 g-變體（右端黃色條）出現率由客語區的石岡 52%，往西到鶴佬客集中區的豐原降為 37%、漳腔區大雅再降為 11%、到濱海泉腔區的清水只剩 4%，差不多是隨著等高線的下降逐步減少，顯示客家區的 g-變體分佈最多，越遠離客家區，和客家接觸越少的方言，g-變體分佈越少。這個調查明確地顯示 g-變體的擴散源在客家區（石岡、豐原）。

另外，石岡和豐原顯示比漳腔的大雅更能夠接受泉州腔的 l-變體，顯示在客語區 l-變體比 j-變體更受歡迎，間接證明 l-變體比 j-變體具有更強大的競爭力。

3.2.2 雲林、嘉義鶴佬客地區的 g-變體分佈

小川尚義的地圖（1907）以中，雲林、嘉義交界地帶的新港北部、溪口、大埤有一塊連續性的客語方言島，這塊地區在【地圖 3】和【地圖 5】也可以看得見一些廣東人分佈區，只是範圍大小不一致。但這些「廣東人」分佈區現在已經改說閩南語了（參照洪惟仁 2013），有些家庭內仍保存客家稱謂，因此推斷這是一個鶴佬客集中區。⁸

為了證明「入歸語」音變和這個地區的鶴佬客的相關性，我的學生莊雅雯、馮鐘緯、陳如億寫成〈〈入〉字頭「g」變體在鶴佬客地區與非鶴佬客地區之差異〉（2009）。這個研究在雲林、嘉義地區審慎地選擇了幾個具有不同祖籍來源，不同方言特徵的 8 個方言點，包括泉腔區 2 個點（雲林縣麥寮鄉、嘉義縣東石鄉）、漳腔區 2 個點（雲林縣斗六鎮、斗南鎮）及鶴佬客集中區 4 個點（嘉義縣新港鄉、溪口鄉、大林鎮、雲林縣大埤鄉）進行調查，以為對照。發音人條件限 70 歲以上本地人，每一個鄉鎮調查 3 個人，針對〈入〉字頭齊齒音的音讀進行了社會地理方言調查。調查結果，分漳、泉及鶴佬客三區統計如下：

【表 7】〈入〉字頭日字類聲母變體在泉腔區的分佈

	麥寮		東石		總計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j	0	0%	2	0%	2	5.6%
g	0	0%	0	0%	0	0%
l	18	100%	16	100%	34	94.4%
合計	18	100%	18	100%	36	100%

上表顯示，泉腔區 l-變體的分佈一枝獨秀，顯示泉州移民的人口效應決定了本地區的泉腔特色。值得注意的是 g-變體 0% 分佈。

⁸ 雖然一般人把「廣東人」和客家等同起來，把「福建人」和閩南人等同起來，實際上廣東的潮州、汕尾主要是閩南語分佈區，福建西部的汀州是客家區，漳州的西部也有部分客家，「閩粵」和「閩客」兩條分界線沒有重疊，祖籍廣東不一定是客家人。不過上述地區定性為「鶴佬客集中區」除了祖籍分佈以外，方言上的證據參見《台灣方言之旅》（洪惟仁 1993:175-176），該書報導溪口雖然已經講閩南語，但受訪者祖籍饒平，其稱謂仍有三分之二保存客家話。

【表 8】〈入〉字頭日字類聲母變體在漳腔區的分佈

	斗六		斗南		總計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j	11	61.1%	10	55.5%	21	58.3%
g	1	5.6%	1	5.6%	2	5.6%
l	6	33.3%	7	38.9%	13	36.1%
合計	18	100%	18	100%	36	100%

上表顯示，漳腔區 j-變體的分佈一枝獨秀，顯示漳州移民的人口效應決定了本地區的方言特色。值得注意的是 l-變體也有 1/3 的分佈；g-變體雖然也有一點，但微不足道。

上面兩個表可見，台灣泉州腔區的 l-變體優勢承襲了原鄉的泉州 l-變體優勢，漳腔區的 j-變體優勢承襲了原鄉的漳州 j-變體優勢，都發揮了閩南原鄉的「人口效應」。

【表 9】〈入〉字頭日字類聲母變體在鶴佬客區的分佈

	新港		溪口		大林		大埤		總計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j	0	0%	0	0%	0	0%	0	0%	0	0%
g	16	88.9%	17	94.4%	15	83.3%	13	72.2%	61	84.7%
l	2	11.1%	1	5.6%	3	16.7%	5	27.8%	11	15.3%
合計	18	100%	18	100%	18	100%	18	100%	72	100%

上表顯示，鶴佬客區 g-變體的分佈一枝獨秀，尤其是潮州移民最集中的溪口高達 94.4%，顯示和客家移民有高度相關性。值得注意的是四個鶴佬客分佈區 l-變體也有平均 15.3% 的分佈；方言基本上是漳州腔，j-反而是 0 分佈。這也表現了 j-變體的競爭力不如 l-變體。

由上面三組統計數據，我們清楚地看出，g-變體的出現率泉腔區是 0%，漳腔區平均 5.6%，而鶴佬客集中的四個鄉鎮高達 84.7% 平均值。鶴佬客集中區唸 g-變體的分佈值相當突出，與泉腔區、漳腔區的 g-變體分佈值成了非常鮮明的對照。這個調查證明了 g-的衍化不是偶然的，和客家移民有極高的相關性。

4. 〈入〉字頭音變的動機

由上面的論證可知，以中古音日紐為主體的閩南語〈入〉字頭共同閩南語唸成 j-，但是這個聲母在崩潰之中，最初在泉腔區晉江以東發生了「入歸柳」音變，然後猛烈擴散到周邊方言。我們從地理方言學、社會方言學的研究中清楚地看到整個音變的過程、擴散的路線，證明了「入歸柳」音變是閩南語普遍的音變「潮流」。

本節在這個基礎上，嘗試對整個音變的現象提出一些語言普遍性的解釋。解釋的現

象包括：

- 1) 〈入〉字頭為什麼會趨於崩潰？為什麼會由泉州開始擴散？
- 2) 「入歸柳」造成的音韻混淆是否能夠承受？
- 3) g-變體主要分佈在鶴佬客分佈區？為什麼？
- 4) g-變體只出現在齊齒韻，不發生在合口韻。為什麼？
- 5) 決定方言競爭的機制與決定變體分佈的因素是什麼？

以下分「入歸柳」音變與「入歸語」兩部分嘗試進行解釋，並嘗試總結方言競爭的機制與決定變體分佈的因素。

4.1 「入歸柳」音變的動機

這一節解釋〈入〉字頭為什麼會趨於崩潰？為什麼會發生「入歸柳」音變？j-變體為什麼會從泉州方言開始擴散？

我在拙著（洪惟仁 2003）第六章討論「〈入〉字頭的衰退」中提出兩個可能的原因：一是「語音有標性」，一是「結構完整性」。本文仍然以這個兩個音韻上的理由來解釋「入歸柳」音變的動機。

4.1.1 有標性效應

所謂「有標性」（markedness）簡單的說就是不自然（unnatural）、不容易發音，在音位對立中需要標示的音韻特徵。有標音在世界的語言中較不受歡迎，在地理上的分佈較狹窄，在歷史上容易發生音變。

語音的有標性可以從世界語言的採用率得到印證，如 UPSID 的統計（Maddieson, 1984）顯示：世界的語言塞音中普通清音（plain voiceless）出現了 309 個，普通濁音出現了 195 個，濁清比 0.63:1（參 Maddieson 1984:35），顯示濁塞音比清塞音有標；擦音部分，清擦音是最無標的，世界上有約 83% 的語言有 /s/，但不是有 /s/ 就一定有 /z/。據統計，舌冠擦音整體濁清比 0.43:1，其中舌尖擦音濁清比 $z/s=0.36:1$ （Maddieson 1984:45），可見清擦音 [s], [ʃ] 都蠻受歡迎的，但濁擦音 [z]/ [ʒ] 卻不受歡迎，濁擦音的有標性比濁塞音多了約三分之一到一半。世界的語言只有約 1/3 的語言有清擦音和濁擦音相配，2/3 的語言濁擦音出現空音，沒有濁擦音跟清擦音配對是世界語言普遍的現象。

有標音向無標音變化是歷史音變普遍的趨向。漢語音韻史上全濁音清化正是因為這個動機，莆田話進一步把閩南語由鼻音衍化的濁音再清化，也是由於這個動機。

由此來看閩南語的〈入〉字頭 j-，它的音值不論是濁塞擦音 [dz] 或濁擦音 [z] 都是有標音，有標音變成比較無標的塞音 [dʒ/z-] 或 g- 是自然的趨勢。因為有標音的動機而產生音變的現象，叫做「有標音效應」（markedness effect）。

以上以「有標音效應」解釋問題 1) 閩南語〈入〉字頭消失的動機。接著我們要解釋解釋問題 2) 為什麼「入歸柳」先由泉州方言開始擴散，而不是由漳州方言開始擴散。這

個問題是否也可以同樣用「有標音效應」來解釋呢？

〈入〉字頭 j-有兩種音值，漳州方言傾向於唸成擦音[z]，有些方言在齊齒音前顎化成[z̥]，但泉州方言傾向於唸成塞擦音[dz]，大部份方言在齊齒音前唸成[dz̥]。這個方言差是否可以根據「語音的有標性」解釋為泉腔的[dz]比漳腔的[z]更容易變成 l-呢？

塞擦音比擦音更有標，是否可以從 UPSID 的統計得到答案？根據 UPSID 的統計，齒音濁清比如下表所示（Maddieson 1984:45）：

【表 3】世界的語言舌冠音音位濁清比

清音		濁音		濁清比
s	266	z	96	0.36
ʃ	146	ʒ	51	0.34
ç	16	ʒ̥	7	0.43
清擦音合計	428	濁擦音合計	154	0.38
ts	93	dz	30	0.32
tʃ	141	dʒ	80	0.57
清塞擦音合計	234	濁塞擦音合計	110	0.445

上表中舌尖齒音的濁音只有清音的 1/3 左右，舌葉音比較多，dʒ 超過一半，整體統計數字顯示塞擦音或擦音的濁音比清音有標。但若比較濁擦音和濁塞擦音的有標性，濁清比塞擦音為 0.445:1，擦音為 0.38:1，擦音反而比塞擦音略微有標。而事實上〈入〉字頭泉州腔變體[dz]反而比漳州音[z]變體容易發生「入歸柳」音變。可見，濁齒音的「有標性」無法解釋泉州音[dz]比漳州音[z]容易音變的事實。

現在我們改變思考的方向，試圖從語音「簡化」的觀點來看。j-[dz]→l-[d]是一種簡化（simplification），假設〈入〉字頭的崩潰是因為不喜歡濁塞擦音[dz]（因為塞擦音比塞音或擦音都有標），要簡化音的話，有兩個策略：

- 1) 塞音化 dz → d （音系簡化：入歸柳，廢除〈入〉字頭）
- 2) 擦音化 dz → z （語音簡化：保存〈入〉字頭，但把塞擦音簡化為擦音）

泉腔方言採取第一個策略，漳腔方言採取第二個策略。兩個策略都是「簡化」。但漳腔方言採取柔性的語音簡化（*dz→z），在音韻上仍然保存〈入〉字頭/z/與〈柳〉字頭/l/的對立；泉腔方言採取剛性的「音系簡化」：既然濁的塞擦音和擦音都是有標的，乾脆一步到位把〈入〉字頭刪了，歸入〈柳〉字頭（*dz → d）。

問題是刪除一個音位必須付出音韻混淆的後果，這個後果是否承受得了呢？既然「入歸柳」能夠成為閩南語的音變潮流，一定不會因此造成很大的混淆才有可能，因此我們不得不從「結構完整性」（pattern congruity）來解釋泉州方言的音變。

4.1.2 結構完整性效應

這一節我們將提出音韻上的「結構完整性」來解釋刪除〈入〉字頭的動機。如【表 1】所示閩南語的聲母清單中，三個發音部位都有塞音，且都有濁音。但塞擦音和擦音只有舌冠音（coronal）孤獨地撐著，沒有唇音（labial）和舌背音（dorsal）相陪襯，形成一大片的空音，缺乏結構的完整性（pattern congruity）。而 j-尤其孤獨，j-是齒音中唯一的濁音，清音有塞擦音 ts-和擦音 s-的對立，但濁音沒有塞擦音和擦音的對立。

基於 j 的孤獨性，可知即使這個音消失了，只是減少一個音位而已，並沒有牽動其他的唇音序列或舌背音序列，所以 j 在結構上的牽累少，消失所引起的抵抗力就小。不像塞音，塞音音位有 3 個序列，如果要取消其中的一個濁塞音，如 b 清化（devoicing）變成 p，會牽動 l[d]、g 跟著它清化，其抵抗力就會增加 3 倍，音變阻力跟著增加 3 倍。閩南語方言中只有莆田方言發生這樣的音變。

音韻結構的完整性是評估音變可能性的一個指標，j 聲母的結構缺陷不能說不是 j-聲母容易音變的音素之一。如前所述，j 是孤獨的濁音，泉腔方言比漳腔方言感受到濁齒音的孤立而決定取消〈入〉字頭，〈入〉字頭的存在是一種「限制」（constraint），那麼最乾脆的就是廢除〈入〉字頭，也就是「入歸柳」音變。如果像漳腔方言採取「擦音化」策略，並沒有完全解決結構不完整的問題，只是給 s 找到一個濁音配對 z 而已。

以上我們用「結構完整性效應」（pattern congruity effect）來解釋「入歸柳」音變的動機。至於為什麼泉腔方言比漳腔方言更敏感於「結構完整性」而率先取消〈入〉字頭，目前尚無法解釋，似乎只能歸諸「偶然」。

4.2 「入歸語」音變的動機

5.2.1 鶴佬客的底層影響

「入歸語」（ji→gi）是一個異常的音變。「顎化」（palatalization）是一條發音部位上的「同化律」（assimilation），自然而普遍，如漢語、英語、法語…等很多語言都發生過 gi→ji[d₃i/ʒi]的音變。但是反其道而行的 ji→gi 是一條輔音與元音發音部位的「異化律」（dissimilation），在世界語言的歷史音變上不是自然、普遍的音變律⁹。不自然、不普遍的變化暗示著它可能是和別的語言接觸傳染的結果。

「入歸語」音變如果不是自然形成的，那是受到什麼影響而衍化的呢？如上所述，g-變體的衍化和客家移民有相當高的相關性，我們很有理由假設這是閩南語和客語接觸

⁹ 這裏只說 ji→gi 是不自然、不普遍的變化，而不是說不可能的變化，新漳音就是一個不自然音變的實例。理論上只要是生理上可能發出的音就是音變可能的方向，但有些音變規律卻是有標的、不自然的，所以實際上在人類的語言發生的機會比較少，在方言競爭中，越是不自然的變化受歡迎的程度就會越低。類型學上所謂的「普遍性」通常指的是「統計的普遍性」（statistical universal），而不是「絕對的普遍性」（absolute universal）。詳參 2.1.2.3 節的討論。

所受的影響。但是在下這個結論以前，必須先解釋兩點：

1) 客家人為什麼要用 **g** 來對應閩南語的 **j**-？

2) 在鶴佬客集中區，客家移民只佔一部分，為什麼會發揮影響力至整個鄉鎮，甚至鄰近鄉鎮變成 **g**-？

客家人說閩南語有一些特別的「腔」，比如「蚵仔」（閩南語音 $\hat{o}-\acute{a}$ ，海蠣）和「芋仔」閩南語（ $\hat{o}o-\acute{a}$ ）同音， $o \sim \hat{o}$ 混同；又 $\hat{i}nn-\acute{a}$ （湯圓）說成 $\hat{i}-\acute{a}$ （小姨子）混同，鼻音成分脫落，或鼻化元音的鼻音成份不到味。這類「簡化」音變就是「客語底層效應」的結果。

閩南語〈入〉字頭主要成分是中古「日」紐，「日」紐對應於現代客語的 **j**-。「日」紐只出現在三等韻，客語的 **j** 一定要接 **-i**。但客語的「疑」母三等字也顎化了，如「疑」唸成 **ji**，但其他的元音前面仍然唸成 **ŋ**，因此「日」、「疑」兩紐混同。客語的[**j**-]（只出現在 **-i** 之前）和[**ŋ**-]兩個鼻音具有「互補分佈關係」，所以客語音韻學家通常把 **j** 看成是 **ŋ** 的同位音，「日」標為 **ngit** [nit]，這就是「日歸疑」現象。「日歸疑」體現了客家人的語感。

閩南語「日」唸成 **jit**，「疑」唸成 **gi**，「日」、「疑」兩母不相混，沒有「日歸疑」現象。鶴佬客把閩南語的「日」唸成 **git** 根據的是字類的對應，而不是音值的對應。因為客語有「日歸疑」現象，客家人說的閩南語把客語的 **ng**[**ŋ**/**j**]轉換成 **g**，所有「日」紐字都唸成 **g**-，而不知道閩南語「日」、「疑」不相混。這是一種類推（**anology**）產生的過度修正現象（**hypercorrection**）。

「類推」也可以解釋 **g**-變體只發生在齊齒韻，不發生在合口韻。因為〈入〉字頭對應的中古「日」紐都是三等韻，客語一定要接 **-i**，面對閩南語合口韻的「熱」字白讀 **juáh** 或 **luáh**，客語就轉不過去了，只好把閩南語照音借用，唸成 **j**-或 **l**-了。這就變成一個中古「日」紐，有兩套的移借方法，齊齒韻「類推」為 **g**-，合口音之前「借用」為 **j**-或 **l**-。

閩南語鄰接地帶的客語方言（如詔安、大埔、饒平，這些是鶴佬客的主要原鄉）通常有類似閩南語〈入〉字頭的 **j** 聲母，唸成[**ʒ**]或[**ʒ̥**]。台灣的鶴佬客大部分移民於此，很自然的把閩南語的〈入〉字頭借為 **j**-（如漳腔），為什麼上面所引研究區的鶴佬客不用[**ʒ**]或[**ʒ̥**]來對應閩南語的〈入〉字頭，而要用 **g** 來對應呢？我的解釋是客語的 **j**（[**ʒ**]或[**ʒ̥**]）聲母是 **i** 強化（**fortition**）的結果。高元音強化為擦音聲母，即 **i** 強化為 **j**，**u** 強化為 **v**，這是客語方言的普遍現象。因此在客家人的語感 **v**-相當於 **u**-，**j**-相當於 **i**-。客語的 **j** 對應於中古的影、喻母，而不是日母。日母用 **g**-來對應，影、喻母用 **j** 或 **v** 對應。

由此可見，客家人學習閩南語時會受到客語的干擾（**interference**），但類推的根據是字類的對應，而不是表面音值的相似。客家人不標準的閩南語最初不限於鶴佬客，譬如今石岡的客家子人講閩南語時比豐原人更喜歡 **g**-變體。雖然鶴佬客現在已經不會說客家話了，但是「入歸語」卻被保存下來，變成其閩南語的底層特色。不但如此，還順著閩南語〈入〉字頭崩潰的潮流（**drift**），擴大影響力，牽引著和客語有接觸的閩南語方言，主要是和客家接觸較多的漳腔方言進行「入歸語」的音變。

5.2.1 語言接觸與特徵傳播

除了豐原、溪口兩個地區的社會方言地理方言調查明顯的顯示客語接觸效應之外，客家州周邊的閩南語區也有不少方言點分佈著 g-變體，如蘆竹、通霄、台中、高樹，屏東、九如等地。可見台灣的 g-變體之擴散起因於「客語接觸效應」的主張具有堅強的證據。但這個主張不能過度延伸。我們並沒有主張：

- 1) 客語區是唯一的 g-變體擴散源，所有的 g-變體都是客家接觸影響的結果；
- 2) 客家移民集中區一定會擴散 g-變體；
- 3) 有 g-變體分佈的地區就是客家移民集中區。

第 1 項主張的反例是台灣南閩州也散佈幾個 g-變體分佈(參見【地圖 2】所示大社、小港、恆春等地)，但這個地帶的閩南語區極少客家移民；另外閩南地區的漳浦、華安兩縣也零星分佈著 g-變體(詳參【地圖 1】)。我們假設，漳州方言可能本來就隱含著〈入〉字頭崩潰的因子，「入歸語」(j→g)的音變可能在漳州已經萌芽，萌芽的原因還不了解。漳州話移植台灣之後，因為客語的觸發而擴散開來，這是可以肯定的。雖然本文 4.2 節認為漳州方言不如泉州方言「感受到濁齒音的孤立而決定取消〈入〉字頭」，但是既然漳腔方言容易被 g-變體擴散，證明台灣漳州方言也已經感受到〈入〉字頭的有標性和結構完整性問題而決意取消，只是收到「客語接觸效應」的牽引而選擇了的 j→g「方向」。

第 2 項主張的反例是不少的鶴佬客集中區並沒有 g-變體分佈，如【地圖 5】所示，彰化縣埔心、員林、永靖、竹塘是廣東移民集中區都唸成 j-，【地圖 2】並沒有顯示 g 的分佈。根據陳熾庄碩士論文(陳熾庄 2003)，永靖方言的〈入〉字頭都唸成[dz]，而不是 g；又根據涂文欽針對彰化縣方言的掃描調查(涂文欽碩士論文 2009)，這些鶴佬客集中區並沒有 g-變體分佈，都唸 j-變體，雖然有 g-變體，卻散佈在其他的漳、泉移民區(參見【地圖 6】)¹⁰，另外，根據我們的調查大西螺詔安客語區及其周邊的〈入〉字頭也唸成 j；再查【地圖 1】閩南地區與客家接觸最多的龍岩地區也沒有 g-變體的分佈，而是唸成 l-。可見，和客家話有接觸的地區有些地方採用類推而選擇了 g-變體，有些地方採用音值移借，選擇了 j-變體。

第 3 項主張的反例是台灣閩南語 g-變體的分佈區實際上超出了鶴佬客集中區，除了上述的零星分佈之外，我們再回頭來檢視 3.2 節所謂「鶴佬客區」真正是純客家區，或者是客家優佔區嗎？如果不是那就不能完全歸因於「客語底層效應」，而是「語言接觸效應」的結果。

有關鶴佬客區的範圍一直是一個謎。過去一般客家研究者喜歡舉出一些間接的證據如三山國王崇拜來認定，其實三山國王崇拜是粵東的區域文化，不能作為區辨閩客的基準。三山國王是潮州人的信仰，不是客家人信仰。以此信仰作為區辨閩客的文化特徵，

¹⁰ 涂文欽的調查在彰化縣發現 g 變體的零星分佈，他說：「經調查讀成[g]者，只在芬園、大村、田中、埤頭、溪州等的少數發音人身上聽到。」(涂文欽 2009:20)但這些地方都不在【地圖 5】所示的鶴佬客集中區內。由此可見不是因為「客語接觸效應」影響的結果。並且因為只是零星分佈，不是重要的方言區別特徵。

其錯誤比把閩粵分界等同於閩客分界更大，因為民俗信仰的傳播往往是超越語言、超越族群的，文化分界和語言、族群分界往往不重疊。

雖然本文 3.2 節引用了兩個鶴佬客集中區的社會方言調查，顯示鶴佬客地區的 g-變體分佈值特別高，我們認定是因為「客語接觸效應」的結果。但是如果根據這個調查結果倒過來推論所有 g-變體分佈區便是鶴佬客集中區，亦即早期的客家移民集中區，這正如推論三山國王信仰圈就是早期的客家移民集中區一樣的錯誤，因為我們沒有考慮到語言特徵和文化一樣會做超族群、超語言的傳播。因此我們需要更確實的祖籍研究來界定「鶴佬客集中區」的範圍。

根據「原鄉人口效應」原則，原鄉講客語的，來台之後當然也會講客語。問題在於大陸的客語或閩語分佈在那裏？要答覆這個問題，必須根據台灣人族譜所記載的原鄉，祖籍人口調查以及原鄉語言的調查。雖然日治時代的文獻往往混淆了閩粵分界和閩客分界，閩粵和閩客不一定重疊，但在相當程度上的確是有所重疊，如果我們能夠找到祖籍人口統計資料，早期的閩粵語分界可以做個初步的澄清。接著再進行台灣的祖籍及語言使用調查，與原鄉語言調查做更細緻的比對、研究，就可以把閩客做比較清楚的界定。

關於台灣漢族的祖籍人口資料，一般歷史學家多半引用台灣總督府 1926 年調查，1928 年出版的《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但最近許世融教授發現了一份未出版的人口資料，這是明治 33 年（1900）底，總督府民政長官發文給各縣廳知事，進行一項名為「關於本島發達之沿革調查」，明治 34 年（1901）3 月底完成的報告，並未出版（詳參許世融 2011），因此一般學者也都不知道引用。這兩份資料有可以互相補充之處，非常有研究價值。

許世融教授已經將報告手稿資料整理完成，數位化建檔，繪製成「台灣全島漢族祖籍及熟番分佈圖」，【地圖 5】即是他為本研究特別摘取本文討論的中閩州部分地區重新繪製的。

廣東移民不一定是客家移民，廣東移民比客家移民的範圍大。假定所有廣東移民等於客家移民，如圖所示，本文所討論的 g-變體分佈區比廣東移民優勢區還大，g-變體可能不完全是「客家底層效應」的結果，必須再加上語言接觸與特徵傳播的因素。

g-變體擴散範圍很廣，如【表 6】所示大雅有 11%，連泉州腔的清水都有 4%；如【地圖 5】所示斗六南部有一半的廣東移民，但【表 8】顯示斗六、斗南都只有 5.6% 的 g-變體，不論是否鶴佬客集中區，卻都只受到一樣多的 g-變體擴散。再看【表 9】所示的新港、溪口、大林、大埤 4 個作者認定的「鶴佬客區」，g-變體分佈率高達平均 84.7%，但是如【地圖 4】所示這四個鄉鎮的廣東移民（包括潮州移民）分佈範圍只是一小部分，g-變體卻變成本地區的主要方言特徵。

以下引用的是 1928 年總督府的統計，表中只選擇具有辨識閩南、客家意義的部分祖籍，把廣東省籍和福建省汀州府籍移民假設為「客家人」，把福建省泉州府、漳州府籍移民假設為「閩南人」¹¹，看四個庄（鄉）閩南、客家人口比例：

¹¹ 雖然上文已經說過這樣假設不完全正確，但是既然廣東省籍也有閩南人，漳州府籍也有客家人，就閩客比例而言這樣的假設雖不中亦不遠矣。

【表 10】雲嘉地區所謂「鶴佬客集中區」的閩南客家人口比較表

街庄	泉州府	漳州府	閩南 人口數	閩南%	汀州府	潮州府	嘉應州	惠州府	客家 人口數	客家%
新巷庄	1,200	13,500	14,700	94%	300	700	0	0	1,000	6%
溪口庄	1,000	3,400	4,400	50%	200	4,200	0	0	4,400	50%
大林庄	3,500	5,000	8,500	66%	0	300	3,500	500	4,300	34%
大埤庄	3,300	6,900	10,200	99%	0	0	100	0	100	1%
合計	9,000	28,800	37,800	79%	500	5,200	3,600	500	9,800	21%

如上表所示，這四個所謂「鶴佬客集中區」中祖籍可能是客家的庄，人口比例最多的是溪口 50%，其次是大林 34%，新巷（新港）只有 6%，而大埤竟然只有 1%¹²。由此可見所謂「鶴佬客集中區」的「廣東人」即使都看成是客家人，其人口佔全鄉人口比例都是少數。人口雖然是少數，但其客語音韻特徵，竟然能夠發揮「接觸效應」，使得 g-變體成為本區的區域特徵，就可以體認〈入〉字頭的崩潰「潮流」之強勁。

由上面 3 項討論，我們了解到所謂「客家底層效應」不能解釋 g-變體分佈空間和客家分佈空間的落差，需要再增加「接觸效應」，來解釋「入歸語」的特徵擴散。

再者，我們也認為方言接觸、特徵擴散雖然可以得到語言學的解釋，但是我們只能解釋音變的動機或動因，無法斷言方言接觸的結果，一個音變因子必然會發酵、擴散；同一個音變因子也不必然會在所有相同的語言環境中發芽、滋長，而是選擇性地在某些地方擴散。不能擴散的原因，第一種可能是 g-變體剛開始擴散就被 l-變體截流，如本文的社會方言學研究所顯示的；第二種可能是 g-變體還沒有畜積足夠的力量擴散一開始就被 j-變體的人口效應所屈服而萎縮，如彰化員林一帶的鶴佬客集中區。事實如何還有研究的空間，依現在的研究成果來看，語言特徵的擴散存在著一點偶然性，方言音變因子需要怎樣的環境培養才能滋長、擴散還是一個謎。¹³

4.3 方言競爭與融合的機制

就〈入〉字頭的音變及變體競爭的現象，根據上面的研究，我們歸納出語言競爭的五個因素：原鄉人口效應、有標性效應、結構完整性效應、客語底層效應、接觸效應來

¹² 參照【地圖 5】，1901 的大埤和新港都有相當的比例，紅色所表示的部分聚落是廣東人優勢區。1928 統計的廣東人比例小，部分原因可能是因為鶴佬客不再自認是客家，而認同漳州人的關係。這方面細緻的歷史有待進一步研究。

¹³ 我在〈關廟方言群島「出歸時」現象的漸層分佈：漳泉方言的競爭與重整〉一文就說過這樣的話：「特徵擴散的機制是一個謎，學者雖然已經提出了種種「可能」的因素，但目前沒有一個理論能夠告訴我們一個變體透過怎樣的音韻動機、什麼競爭過程「就能」或「才能」變成區域特徵。我們只能說一個方言變體必須透過競爭才能勝出成為區域特徵，至於競爭的因素、競爭的過程則不敢斷言。」（洪惟仁與簡秀梅，2012:184）方言變異機制受到很多環境因子的支配，並且有些偶然性，我們對於方言變異了解得越深入就越覺得語言學所能解釋的現象還相當有限。

解釋。分別說明如下：

1) 人口效應

這是決定語言競爭勝負，語言地盤消長的基本原則。台灣是原鄉移民雜居之地，各鄉鎮、村莊移民的祖籍人口比例不同，但居民的口音基本上由原鄉移民人口比例決定，也就是少數人的口音服從多數。所以漳州移民佔優勢的地方，其口音自然偏漳，泉州移民佔優勢的地方，口音自然偏泉，客家人集中地區，自然以客語佔優勢，鶴佬客集中地區，口音就會受到客語底層效應的影響。

2) 有標性效應

如果變體的擴張因素只受到「人口效應」影響，少數人使用的變體是很難發展的。任何新變體開始產生的時候，因為人口弱勢，無法抵抗舊變體的壓制，那麼新變體永遠不可能擴張。新變體能夠擴張，甚至取代了舊變體的地盤，一定有另外的因素，這就是「有標性效應」。

漳泉人口相差不多，漳泉變體的競爭中，容易發的音比難發的音具有更強的競爭力，「入歸柳」的第一個動機是濁齒音的有標性，謂之「有標性效應」。

「入歸柳」戰前台灣曾經遭遇了j-變體「人口效應」的壓制，「有標性效應」只有等待戰後經濟起飛帶來的方言頻繁接觸的新時代來臨，人口效應主導的時代結束才獲得解放。這個趨勢將來必定會反映在地理方言上，值得做進一步追蹤。

3) 結構完整性效應

〈入〉字頭的崩潰來自語言內部的第二個動機是因為泉州先感受到濁齒音聲母缺乏「結構完整性」，刪除一個有標的j聲母造成音韻的混淆沒有大到不可承受的程度。但泉州比漳州先把〈入〉字頭的存在當成是一種「限制」，可能只是偶然。

4) 客語底層效應

客家區的客語優勢是「原鄉人口效應」，鶴佬客保存了一些客語的詞彙或語言特色是因為「客語底層效應」。

5) 語言接觸效應

至於閩南人因為和客家人接觸，接受了一些客語的語言特徵應該說是「客語接觸效應」。「入歸語」在漳州雖然有零星出現，畢竟不成氣候，原因應該是受到舊變體的人口壓制。唐山過台灣之後，因為「客語接觸效應」而醞釀，g-變體由閩客語接觸地帶的鶴佬客集中區及客語鄰近地區開始擴散，成為地區性的區域特徵。

5. 結論與討論

5.1 結論

本文目的以〈入〉字頭為例，追蹤其變體的分化、競爭與融合的過程，漳泉閩南語〈入〉字頭字母有三個主要變體 j-, l-, g-。j-是傳統的音讀，但這個變體在二百多年前已經顯示了崩潰的趨勢。j-變體崩潰之後出現了兩個音變方向，泉州衍生出 l-變體，謂之「入歸柳」；另一個方向是少數漳腔區變成 g-，謂之「入歸語」。

本文以地理方言學的方法，描述了〈入〉字頭的各種變體在閩南地區及台灣地區的分佈，發現 l-變體已經遍佈泉州地區，並往南向廈門、海滄擴張。但台灣老派 j-變體卻還佔絕對優勢，台灣泉腔方言保存著比原鄉更多的 j-變體特色，我們根據兩岸分佈的落差，進行文獻考證，推斷至少二百年前，l-變體侷限於晉江以東。

不過台灣的社會方言調查卻顯示，l-變體正以猛烈的勢頭進行擴散。在這個新的音變潮流下，g-變體還沒有機會形成一條支流，就被 l-變體截流了。

本文最後以原鄉的「人口效應」、語音的「有標性效應」、音韻的「結構完整性效應」、客語「底層效應」、語言「接觸效應」來解釋「入歸柳」和「入歸語」產生的動機以及各種變體互相競爭或融合的機制。

5.2 討論

我們常常批評傳統方言學家的調查缺少方言代表性，因為傳統方言學家往往到一個地方調查一、兩個人就以為他的紀錄可以代表整個地區。調查地區有些相當廣闊，但作者可以大膽地認為他的調查可以代表整個方言。但地理方言學家和社會方言學家認為只有廣泛調查的地理方言學或社會方言學的調查才能得得知方言的全貌。

事實上「沒有代表性」的程度是相對的，即使是社會方言學的調查通常只能做到取樣 (sampling)，樣本數有限。這樣的方言調查不是「普查」，仍然不能看到方言的全貌。漏網之魚多少，全看魚網的網目有多密。無論如何漏網之魚必然是有的，方言學家所做的調查結果決不能反映方言的「全貌」。

舉例來說，【地圖 2】顯示台南地區完全沒有 g-變體分佈。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自信的說我們已經做了全台灣的調查，證明台南沒有 g-變體分佈呢？不能，因為方言學界有句俗語說：「說有容易，說無難」¹⁴，我們自己的方言調查中沒有調查到 g-變體，可能只是因為我們的網目不夠細，有漏網之魚，不能證明台南就沒有 g-變體。事實上，我的學生進行了台南地區的的掃描調查，每一個區鄉鎮都跑遍了，結果發現不少地方有 g-變體。我們把調查報告做了整理、統計，並繪製成漸層分佈地圖（見【地圖 7】），每

¹⁴ 細心的讀者可能已經察覺到台南縣官田鄉出身的前總統陳水扁先生，他的方言〈入〉字頭就唸成 g-。

一個鄉鎮都標示了各種變體的分佈比率，發現 g-變體集中於台南地區的中北部，並散佈在南部。這些地區大部分是「漳味」地區，但即使泉味最重的北門鄉，也受到 g-變體的擴散。¹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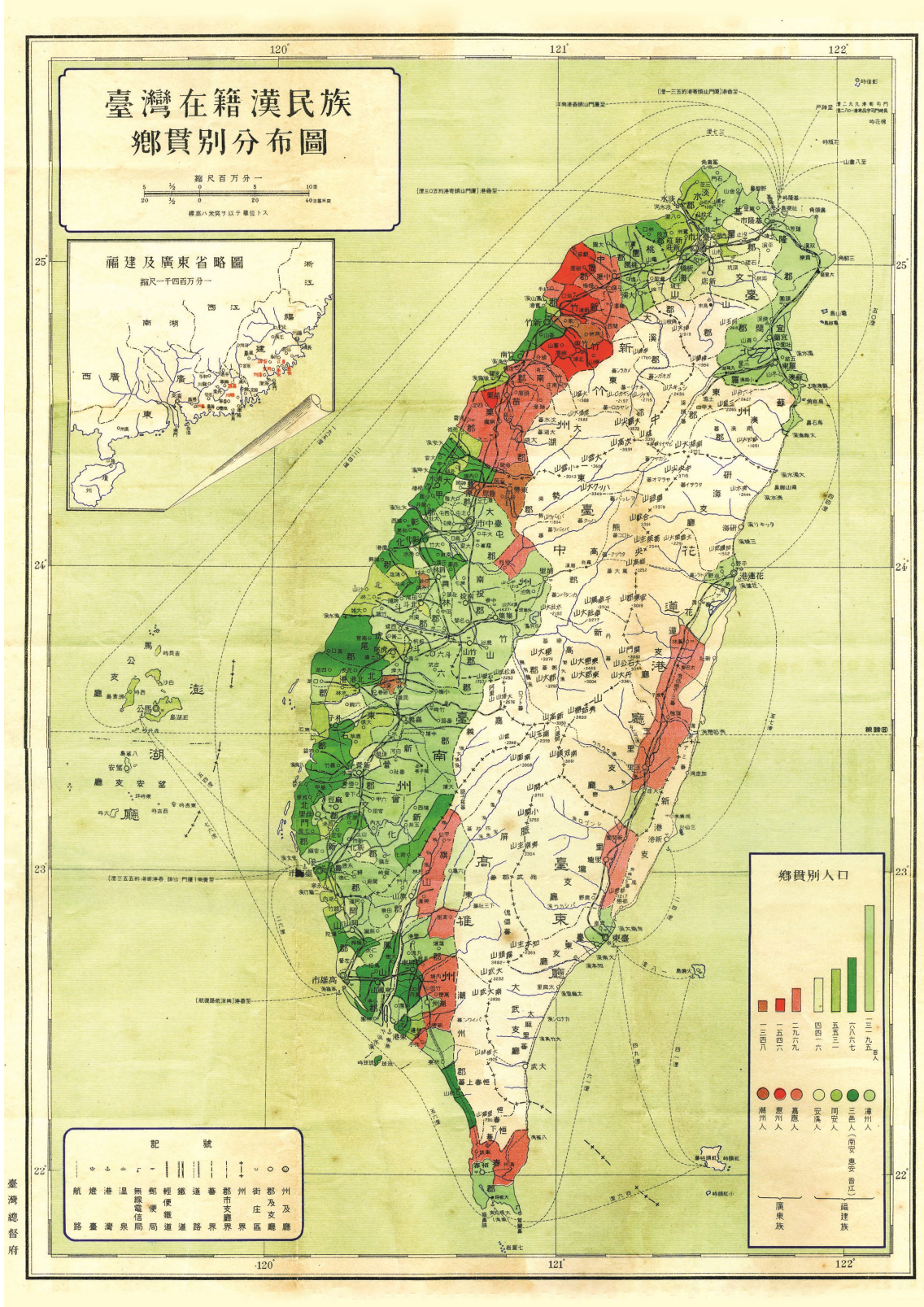
又如 3.2.2 節引用莊雅雯、馮鐘緯、陳如億（2009）的調查，【表 9】鶴佬客集中區內四個方言（嘉義縣新港鄉、溪口鄉、大林鎮、雲林縣大埤鄉），所有方言都沒有出現 j-變體。但我是嘉義新港人，我的〈入〉字頭就唸 j-。根據我的調查，我們家族我這一輩（1930 年代出生）以上的老派都有 j-聲母，但我的堂弟和姪子們（1940 年代以後出生）就有很多人把〈入〉字頭唸成 g-了。

另外，根據涂文欽（2007）的調查，豐原的老派 g-變體有 93.05%，但是根據台中教育大學台語系學生們的調查，豐原 g-變體只有 37%。兩者的調查數據相差很多。同樣是社會方言學調查的結果，但數據相差很大，不免令人懷疑數據的可靠性。不同的調查受訪者的年齡、職業不完全一致是原因；調查樣本數的差異也可能是原因。樣本數越少，錯誤機率就越大。但是要多少樣本才能反映方言的實況，實在很難說。這兩個可能影響調查數字的因素的確難以掌握，即使同一個團隊，採用絕對一致的取樣標準，統計結果，其絕對數字也一定有所不同。

由此看來，社會方言學研究所得的絕對數字只有參考的意義，重要的是相對數字所顯示的社會、地理方言學意義。本研究所引用的兩個調查，其結果都一致地顯示鶴佬客及客語周邊閩南語和 g-變體的分佈有極高的相關性。這證明了相對數字所顯示的「傾向」比絕對數字更值得重視。

¹⁵ 台南屬於漳泉混合區，混合區的漳泉融合得非常徹底，只能用統計的方式，算出偏漳或偏泉，台南地區內部方言差很小，可以分為兩區，濱海地帶略帶泉味，內埔地區略帶漳味。

【地圖 3】台灣漢人祖籍分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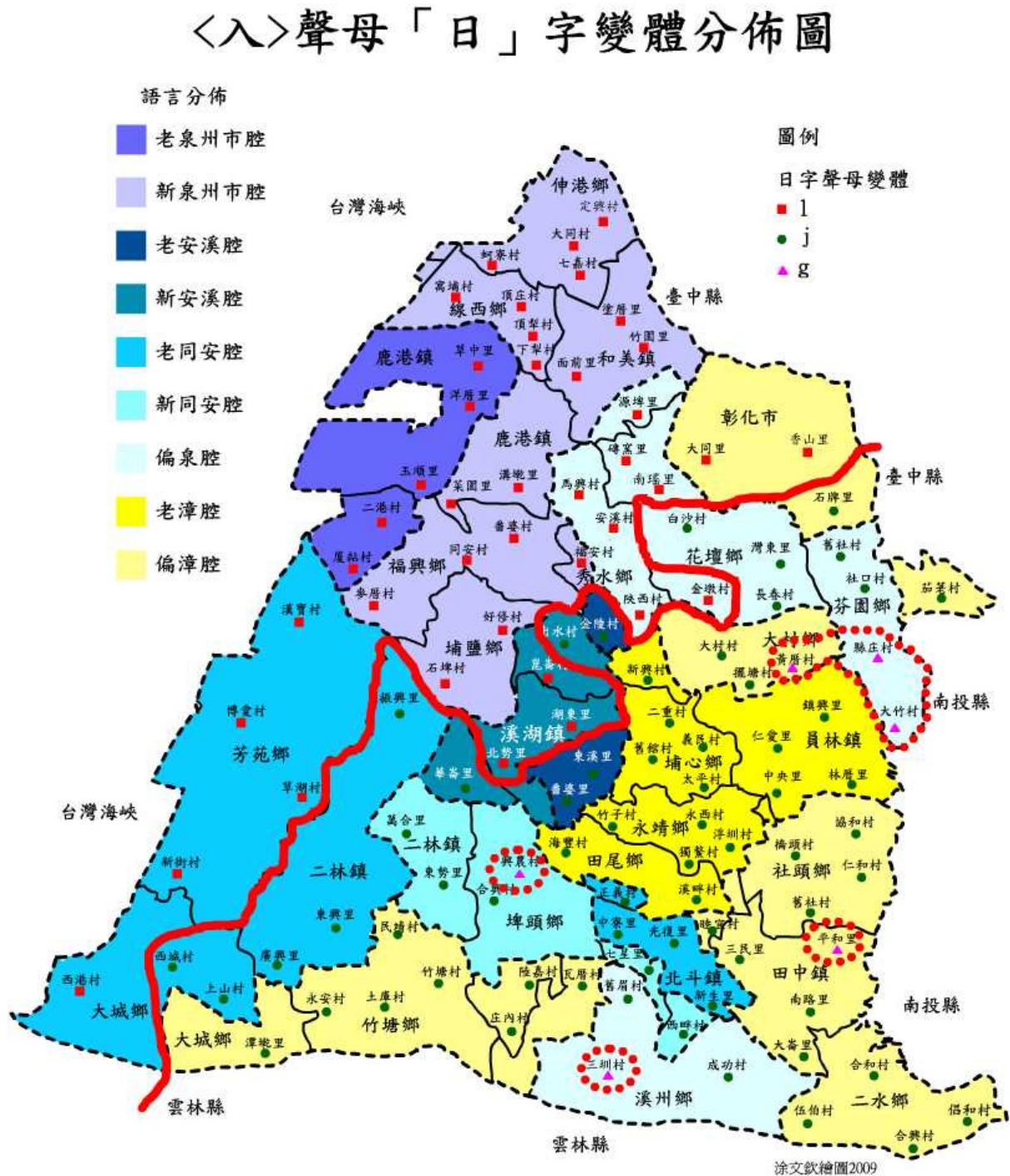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府《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1928) 所附

【地圖 5】台灣全島漢族祖籍及熟番分佈圖（台中至嘉義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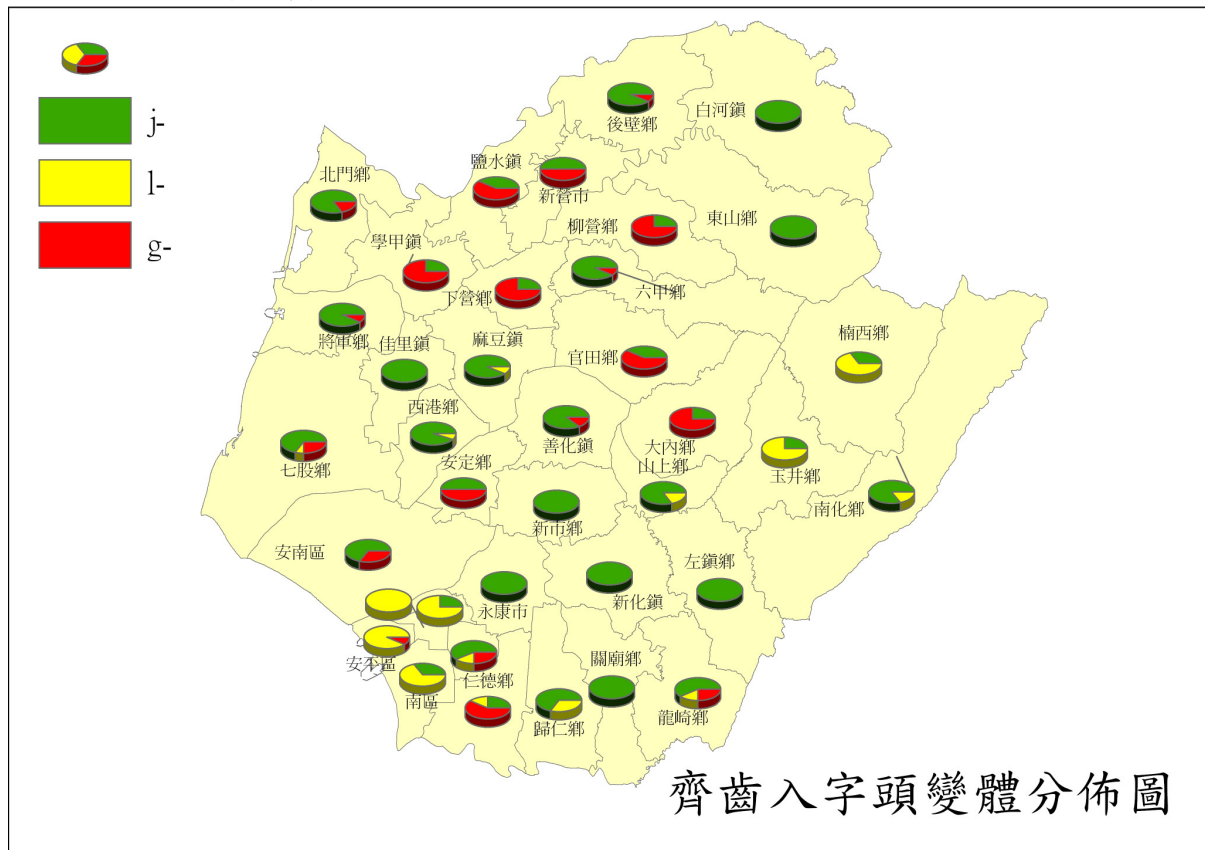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許世融根據台灣總督府「關於本島發達之沿革調查」（1901）有關台灣漢族祖籍資料套疊今鄉鎮界所繪製，本圖摘取台中廳、彰化廳、斗六廳、嘉義廳漢族分佈區之一部分。按此一資料漢族祖籍沒有嚴格定義，且祖籍亦不完全反映族群語言，如詔安有客家移民本調查歸入漳州，潮州也是有閩有客，祖籍分佈不完全等於族群分佈，本圖只能做為族群語言分佈的參考，細節的認定還要進一步研究。

【地圖 6】彰化縣〈入〉字頭變體分佈圖



資料來源：涂文欽碩士論文《彰化縣閩南語方言音韻的類型與分佈》(2009)「附圖 9」。
 注意 g-變體零星散佈在泉腔區和漳腔區內，並不成區分佈，且分佈點不在本文【地圖 5】所示的「廣東」移民區內。

【地圖 7】台南縣市齊齒〈入〉字頭變體分佈圖



資料來源：根據 2007 年台南大學中文系研究所碩士班修習方言學課程學生馮鐘緯、陳如憶、張富偉、郭志宏、李幸娥及旁聽生李淑鳳、莊雅雯等合作就台南縣市各鄉鎮閩南語方言變體所進行之調查結果，助理黃上輔統計繪圖。本圖為齊齒音〈日〉類字之變體分佈圖。注意 g-變體主要分佈在台南縣中北部及南部仁德鄉。

引用書目

Chiu, Bien-ming (周辨明) .

1930. *The phonetic structure and tone behavior in Hagu (commonly known as the Amoy dialect) and their relation to certain question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廈語音韻聲調之構造與性質及其於中國音韻學上某項問題之關係). *T'oung Pao*. 1934. Reprinted with revision and published by the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Amoy.

Douglas, Carstairs (杜嘉德) .

1873.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 of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 London: Glasgow. 俗名《廈英大辭典》，台北·古亭書局複印。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三冊。

Maddieson, Ian.

1984. *Patterns of Sound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apir, Edward.

1921.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New York. 木坂千秋日譯，《言語 ことばの研究序説》，昭和十八年（1943），刀江書院。

小川尚義

1907，〈台灣言語分布圖〉載《日臺大辭典》，台灣總督府。

尤思又

2008，〈〈入〉字頭音讀在屏東閩南語的變異〉，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畢業作品。手稿，未刊。

王育德

1957. 《台灣語常用語彙》。東京·永和社，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九冊。

王建設、張甘荔

1994. 《泉州方言與文化》（上、下冊）。廈門·鷺江出版社。

洪惟仁

1993. 《台灣方言之旅》，台北：前衛出版社。1994, 10 修訂再版，2010, 07 修訂三版。

2003, 06. 《音變的動機與方向：漳泉競爭與台灣普通腔的形成》(*The Motivation and Direction of Sound Change: On the Competition of Minnan Dialects Chang-chou and Chüan-chou, and the Emergence of General Taiwanese*)。國立清華大學博士論文。

2012. (與簡秀梅合撰)，〈關廟方言群島「出歸時」現象的漸層分佈：漳泉方言的競爭與重整〉。收入鄭錦全編《語言時空變異微觀》(*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49) pp.173-210。

2013. 〈台灣的語種分佈與分區〉, *Academia Sinica: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中研院語言所《語言暨語言學》) 14.2: 313-367。

涂文欽

2007, 〈豐原地區閩南語「入」字頭衰退之社會方言學研究〉。台北·臺灣師範大學·第十屆國際暨第二十五屆全國聲韻學研討會(2007.7.14)

2009, 《彰化縣閩南語方言音韻的類型與分佈》, 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與其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1, 〈彰化縣閩南語方言類型與方言分區〉, 《台灣語文研究》6.2:111-145。

張屏生、李仲民

2011, 〈澎湖縣白沙鄉語言地理研究〉, 收入張屏生主編《永不枯竭的井泉: 慶祝董忠司教授六十華誕論文集》, pp.191-235。

莊雅雯、馮鐘緯、陳如億

2009, 〈〈入〉字頭「g」變體在鶴佬客地區與非鶴佬客地區之差異〉。高雄中山大學文學院·第三次台灣的語言方言分佈與族群遷徙工作坊(2009, 02/19) 論文。

許世融

2011, 〈語言學與族群史的對話——以臺灣西北海岸為例〉, 《台灣語文研究》6.2: 65-95。

陳熾庄

2003, 《台灣永靖腔的調查與研究》, 國立新竹師範學院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謙

1800. 《彙音妙悟》, 版本甚多, 筆者所見最早為道光辛卯(1831)年薰園藏版《增補彙音妙悟》; 其次為光緒庚辰(1880)年綺文居薰園藏版《增補彙音妙悟》; 光緒癸卯(1903)年福州集新堂本《詳注彙音妙悟》; 光緒乙己(1905)年廈門會文書莊石印本及上海萃英、大一統書局影印本; 民國五十九(1970)年瑞成書局手抄影印本。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一冊。

廈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漢語方言研究室

1981. 《普通話閩南方言詞典》。福建人民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分店聯合出版。

楊文山主持

2008, 《97年度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報告,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編印。

福建省地圖出版社編

2009, 《新編福建省地圖冊》, 福州: 福建省地圖出版社。

臺灣總督府總督官房調查課

1928，《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台北：台灣時報發行所。

賴沛禎、洪媼媿、徐冬鳳、鍾旻娟、林晉銓

2007，〈台中北部〈入〉字頭的變體分佈調查報告〉。本報告為台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學生修習本人 2007 年「比較音韻學」課程合作完成的調查報告，手稿，未發表。

謝秀嵐

1818.《彙集雅俗通十五音》。版本甚多，筆者所見有會文堂本、慶芳書局影印本，俱不知刊年。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二冊。

羅常培

1931.《廈門音系》，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四。北平·中央研究院；1956年12月北京·科學出版社影印；又1975年台北·古亭書屋影印。

The Drift of Change of the Initial /j-/ of Southern Min

ANG Uijin

The initial /j-/ in Southern Min roughly corresponds to the "ri" consonant in ancient Chinese. There are two main variants [j-] and [l-] of this consonant which boundary is overlapping roughly with that of the Zhangzhou and Quanzhou. After Southern Min immigrated into Taiwan, The [j-] variant predominated in Taiwan, and another [g-] variant emerged somewhere. But the result of socio-dialectological survey conducted recently shows that the [l-] has become the new trend of phonological change in Taiwan. No matter in Minnan or in Taiwan, [l-] shows strong competitive edge. This paper is aimed at clarifying the process of the split, competition and fusion of the dialectal variants of the /j-/ initial and explaining their mechanism with the effects of population, markedness, pattern congruity, Hakka substratum and language contact.

Keywords: dialects of Southern Min, /j-/ initial, split, competition, fusion, population effect, markedness effect, pattern congruity effect, Hakka substratum effect, language contact effect.

洪惟仁 ANG Uijin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退休教授
anguijin@gmail.com